

第十五章——成瘾与围绕健康垄断的残酷战争

(1) 听着，如果有一个话题真正需要以诚实、人性和中立的态度来讨论，那就是药物的使用与滥用——尤其是成瘾问题。我们社会至今仍未解决药物滥用和成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看待它。因此，在这个非理性的时代，关于药物问题，世界各地仍然在发生许多荒谬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没有区分什么是有毒的，什么是具有治疗作用的。

(2) 以酒精饮料为例。它被广泛接受，甚至在电视上做广告。但酒精是有毒的，会导致许多疾病，并让使用者面临严重风险。所以，就像香烟一样，它根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被推广。它的标签应该清楚地警告其对健康的危害，以及与其他物质混合使用的危险。然而，这个体系却只强调饮酒后不能开车。此外，在巴西，广告和歌曲中，酒精不断被与空洞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两者天然相连。由于这种表现被塑造成一种欢乐和庆祝的场景，最终就只剩下享乐和娱乐的含义。仿佛酗酒和放纵的性行为没有任何危害。

(3) 酒精带来的认知混乱，使人更容易被操控——也更容易为这个体系带来利润。这正是它被大力推广的原因。资本主义把人当作可以获利的“群体”，尤其利用人们在生育问题上的不负责任。于是，媒体创造了无数带有喜剧色彩的角色，他们被描绘成酒鬼和好色之徒，让人从小就学会嘲笑酒精成瘾和性成瘾，并对这些问题产生同情。但事实是，像酒精这样的有毒物质不应该被如此广泛宣传，而性行为也不应该被不负责任地鼓励。

(4) 另一方面，大麻（cannabis）⁵⁵¹这种有着数千年使用历史、已知可以对抗多种疾病的药物，却被当作毒品来迫害。

(5) 如今，大麻通常通过吸烟的方式使用。用于产生烟雾的部分是花和叶。雌株的茎以及雄株（即工业大麻）被广泛用于工业领域。但雄株的医疗价值较低，其花和叶在吸食时不会改变脑波。还有雌雄同体的植株，其医疗潜力取决于其更接近雄株还是雌株。

(6) 大麻在中国作为药物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一些学者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至19世纪中期之间，根据不同文化，它是第二或第三常用的药物。据他们说，在此期间，大麻和工业大麻还是制造纸张、燃料和纺织品的主要原料。按逻辑推断，在某些文化中，它甚至可能是最常用的药物——因为它用途极其广泛。

⁵⁵¹ 这里之所以在大多数语境中优先使用“marijuana”（即大麻）一词，而不是“cannabis”，是为了让所有读者都能理解，并强调针对这种植物所进行的迫害，尽管“cannabis”这一术语比“marijuana”更为通用。

(7) 在“cannabis”这个名称下，19世纪的英国医生常以酊剂形式出售这种药物，从而推广了这一术语。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约翰·罗素·雷诺兹爵士曾用它为女王治疗，并在医学期刊《柳叶刀》的首期中撰文介绍大麻的益处。⁵⁵²

(8) 在巴西，20世纪初，“印度香烟”⁵⁵³曾在药房出售，其已知功效包括治疗失眠。正因为这一点，大麻对公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9) 大麻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治疗作用，是因为它在细胞层面调节人体。它可以用于对抗肌肉痉挛、多发性硬化、青光眼、结肠炎、恶心、疼痛、偏头痛以及许多其他疾病。这份清单并不是有限的。人们发现大麻有益的原因有数百种。它能引导患者使用毒性更低、成本更低的治疗方式，甚至有潜力替代多种传统药物。因此，迟早人们会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10) 然而，尽管如此，如今社会中仍在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试图将大麻从市场上彻底清除，并惩罚其使用者——有时是殴打，有时是监禁，甚至有时是处死。因此，即使在你读到这一章的时候，这一真相已经被澄清，那场所谓的“禁毒战争”的荒谬也不应被遗忘。即便看起来不像，大麻使用者所遭受的迫害，也应该像我们至今仍在讨论耶稣时代对麻风病人的迫害一样，被认真讨论。

(11) 由于这些被颠倒的观念，社会最终陷入严重失衡，疾病和社会痛苦被制造出来，身体健康和社会健康都受到阻碍。这场战争制造了一种类似恐怖统治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监狱成为国家支持的“合法杀害”的威胁。这让人们出于恐惧而容忍政府的滥权，甚至认同其镇压行为，以免自己成为目标。

(12) 许多人支持这种政府的迫害，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会进监狱，于是把自己当作永远不可能被贴上“罪犯”标签的人而加以开脱。然而，这是一种自私的看法。真正的基督徒既不会压制医药的使用，也不会认同监狱中对他人的不人道行为，因为最终，这些不公会影响到所有人。

(13) 此外，巴西禁止并惩罚涉毒行为的法律，并没有对使用者与贩运者作出足够清晰的区分。这使得法律在执行中存在很大差异，且往往对社会弱势群体施以更严厉的惩罚。相比其他毒品，对大麻更严厉的打压，揭示了由帝国主义推动的经济利益。这暴露出一套精心构建的控制结构。

(14)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体系不断调整以维持这种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压迫。最初，大麻被定义为“有毒物质”，以此为镇压提供理由。但当人们意识到它

⁵⁵²

来源：Wikipedia。可查阅：

https://pt.wikipedia.org/wiki/Legisla%C3%A7%C3%A3o_sobre_a_cannabis

⁵⁵³ 研究资料来自《心智与大脑》杂志第26页，其中包含“印度香烟”广告的图片——见图像XVI。

并非有毒时，体系便扩大法律范围，将其泛化为“毒品”。而“毒品”这一概念，本身甚至可以适用于糖。

(15) 这导致了荒谬的局面：使用有毒物质的人可以自愿寻求治疗——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大麻使用者却因此被逮捕、惩罚，甚至被杀害。通过使用“毒品”这一笼统概念，法律在社会上制造了一种共识，使人们认为因涉毒入狱的人只是贩毒者或成瘾者。然而，大麻使用者常被错误归类，现实中并不罕见有人仅因持有一支这种具有医疗价值的植物制品就被关进监狱。

(16) 这种情况还带来了更多问题。想想看，当一个人需要某种药物时，对他伤害最大的，往往是无法获得它。很多人会试图通过过量使用其他药物来替代正确的治疗，但往往无效。许多人还试图通过与酒精混合来增强这些物质的效果——这种做法确实具有高度毒性，甚至可能致命，因为酒精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物质。比如顺势疗法中，只使用极少量的酒精来加快药物的作用。

(17) 与此同时，警方被赋予了过度的权力来压制大麻使用者。这些权力往往超出法律界限，却仅因习惯而被接受。在例行检查中，黑人或看起来贫穷的人常常遭受暴力、性骚扰、栽赃威胁，甚至被用警棍实施强奸，以逼迫他们说出大麻的来源。许多时候，大麻使用者是在完全非法且充满虐待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因为警方既充当执法者又充当“证人”，从而更加肆无忌惮。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助长了压迫。

(18) 进一步来说，在监狱中，人们往往没有钱支付律师费用，因此会被无限期关押。法律本来提供了“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⁵⁵⁴作为保障，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任何纸上写下申请，由自己或他人代签，用来对抗非法拘押，而且不需要律师，也不需要引用法律条文。然而，一旦被逮捕，这个人就会经历一种“社会性死亡”，无法再与外界沟通——甚至连写信都不行。因此，他们变得依赖付费律师，因为只有通过律师，文件才能被递交到法官面前。

(19) 公设辩护机构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因为案件数量过多，导致服务缓慢、机械，最终效率低下。这一问题造成了监狱过度拥挤，而这正成为社会恐怖化的初始基础。然而，一旦监狱出现过度拥挤，其本身就已变为非法——其中的拘押同样如此。尽管如此，仍有无数加剧这一状况的行为不断发生，而人们却对此漠不关心。

⁵⁵⁴ 巴西联邦宪法，第5条第LXVIII项——“当任何人因违法或滥用权力而遭受或受到威胁，将其行动自由受到暴力或强制时，应授予人身保护令。”来源：Planalto。可查阅：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constituicao/constituicao.htm

(20)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政府仍然拥有伤害民众的权力，仿佛《第五号体制法令》（AI-5）⁵⁵⁵ 从未被废除。在AI-5时期，公众将其执行与政府敌人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失踪往往意味着死亡。

(21) 如今，许多人以“拒捕”为借口被杀害。有时，这种杀害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的，比如对囚犯进行严重殴打，然后将其置于恶劣环境中，让其自行“存活”，睡在地上，没有水也没有食物。这样一来，随着身体虚弱，警察造成的外伤逐渐消退，而囚犯却会患上其他疾病——例如肺炎——最终导致死亡。

(22) 一些证人报告称，许多囚犯被施以寒冷作为一种酷刑。他们被关在极其狭小的空间中，如同竖立的坟墓，无法坐下或躺下。当他们请求喝水时，水却被倒在他们头上。

(23) 监狱内部公民权利的缺失，最终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在监狱中提供标准化的人身保护令申请表，并由司法人员定期审核和递交，将是对抗这些不公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些申请应从请求国家提供律师开始，但应以能够提交至最高审判机构——美洲人权法院——的形式来撰写⁵⁵⁶。

(24) 值得说明的是，我曾经和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对许多社会问题缺乏敏感。在我看来，进监狱的人就是罪犯，我在心里谴责他们。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吸食大麻，现在依然如此。然而，我如今对这种可能性更加宽容，因为我明白这往往反映出正在被治疗的健康问题。我的看法是在自身健康问题恶化之后改变的，当时我不得不将大麻作为药物使用。从那一刻起，我无法再保持中立，因为我面临被监禁的风险。

(25)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我周围的情况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我坚定地投身于行动主义，因为我开始看到针对公民的犯罪行为，而这些必须被揭露以加以制止。本章还叙述了其他事件，其中包括一份非正式的刑事举报，这促使我仓促整理自己的写作，并发布了本书的第一版——当时内容仍相当不成熟。

(26) 还有一点：我们的身体中确实存在一个以这种植物命名的天然系统。没错，它就是内源性大麻素系统⁵⁵⁷，其名称来源于大麻。纪录片《The Culture High

⁵⁵⁵ 1968年12月13日《第五号制度法令》（AI-5）——该法令规定取消宪法权利和保障（如人身保护令），并允许国家采取极端措施以维护所谓的“军事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政变）。然而，它在民间被视为国家用来实施死刑的一种虚伪手段。

⁵⁵⁶ 美洲人权法院——这是一个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区域性法院，由美洲国家组织（OAS）设立，负责审理已接受其管辖的成员国所犯的人权侵犯案件。

⁵⁵⁷ 《心智与大脑》杂志，2011年9月，第26页——“在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生物化学家拉斐尔·梅舒拉姆成功分离出大麻的主要精神活性成分—— Δ^9 -四氢大麻酚（THC）。在研究该物质作用时，研究团队发现它与两种大麻素受体相互作用，这些受体分别存在于外周组织（CB1）和大脑（CB2）。这些受体位于神经系统的关键区域，例如与食欲控制和性行为相关的下丘脑；负责运动协调的小脑；以及参与记忆功能的海马体（参见第27页“遍布大脑”一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脑结构是专门为处理大麻中的化学成分而存在的。但这表明，大脑会自然地产生并释放类似的物质——简而言之，一种‘内源性大麻’——梅舒拉姆团队称之为内源性大麻素，以及其他参与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与调节的类似分子。”

》⁵⁵⁸ 是传播有关大麻科学知识的可靠资料之一。它解释说，大麻之所以是一种强效药物，是因为它作用于这一系统。该系统拥有多种针对大麻的受体，因为大麻会模拟人体内天然存在的内源性化学物质。植物产生的物质被称为大麻素，而人体自身产生的则称为内源性大麻素。换句话说，这一系统极其重要——当它需要被激活或增强时，这种植物就显得尤为有用。

(27) 大麻素是由人类和植物共同产生的分子，每个分子含有20个碳原子。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异会形成不同的物质。植物中含有超过一百种不同类型的此类化合物。随后，这些分子通过一组细胞共同作用，帮助调节其他细胞的内部功能。大麻素本质上是支持细胞运作的——而且始终是正向作用，因为它们属于一个调控人体代谢的系统。

(28) 大麻素并不关心细胞是在收缩、释放甲状腺激素、合成某种物质，还是在构建骨骼。它们唯一“识别”的，是细胞正在进行调节身体的活动，并帮助这一过程更加高效。现代西方医学已经忽视了这种物质的益处，尽管它几乎可以作用于每一个细胞。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我们的社会拥有如此多的知识，却仍然因为围绕大麻的迫害而不断导致人死亡。⁵⁵⁹

(29) 在我们社会中，大麻最具争议的特性，是它能够改变大脑发出的电脉冲频率⁵⁶⁰。它会产生一种不同于清醒状态的“脑波”或“脑频率”。它对心理的化学作用会改变感知，其效果可以从镇静、放松、抗抑郁，一直到心理紊乱。

(30) 在人体中，大麻引发的脑波类似于做梦时的脑波，而梦的作用是清理大脑。这是因为大麻具有神经保护特性⁵⁶¹。我们的无意识会更接近意识，使人产生一种类似梦境的不确定感。仿佛现实环境被一种梦幻般的氛围所包围。

⁵⁵⁸ 《The Culture High》——一部于2014年9月上映的纪录长片，由Brett Harvey执导，探讨了美国对大麻的禁止以及“禁毒战争”。编剧和制片人为Michael Bobroff，剪辑为Stephen Green。来源：Wikipedia。可查阅：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Culture_High

⁵⁵⁹ 相关信息整理自纪录片《The Culture High》。

⁵⁶⁰ 脉冲（信号处理）——指信号振幅从基准值迅速变化到较高或较低值，然后又迅速返回基准值的短暂变化。来源：Wikipedia。可查阅：[https://pt.wikipedia.org/wiki/Pulso_\(processamento_de_sinal\)](https://pt.wikipedia.org/wiki/Pulso_(processamento_de_sinal))

⁵⁶¹ 神经保护作用——指某种物质保护神经细胞（神经元）免受损伤、退化或死亡的能力。神经保护有助于维持大脑功能，并减缓或预防神经系统疾病。

(31) 在美国，由大麻引发的这种脑状态被称为“high”、“buzz”或“stoned”（在巴西葡萄牙语中称为“barato”或“onda”）。在这种状态下，四氢大麻酚（THC）和大麻二酚（CBD）分别负责带来愉悦感和放松感。

(32) THC在大麻的Sativa品种中含量更高，而CBD在Indica品种中更为丰富。除了每种植物具有独特的大麻素组合外，它们还含有其他具有治疗作用的化合物。因此，每当使用不同的植株时，效果都会显得更强——就像在尝试一种全新的配方。因此，持续使用同一种类型，可以减少“high”的程度，从而让患者更容易控制。

(33) 无论是兴奋还是放松的效果，都会让注意力发生游移。这并不是意识本身崩溃，而更像是语言功能发生了变化。思维会被各种通过自由联想突然出现的想法唤醒。当处于兴奋状态时，抽象思维的流动会变得非常强烈，不断打断原有的思路。这会使记忆过载，从而导致遗忘。如果一个人没有为这种思维流做好准备，就会感到困惑；但如果准备充分，就会感觉意识正在超越自身。

(34) 我并不完全否定这种“high”，尽管我理解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减少甚至避免它。然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一种具有神经保护作用的物质会产生这种状态。我甚至能够理解，在必要情况下，如果没有这种“high”，治疗可能会变得无效。这与“恢复性睡眠”的概念有关。

(35) 我们通过做梦来消解心理阻塞。例如，一次创伤性的跌落，可能会让我们连续几天反复梦见坠落，直到我们从当时的痛苦中恢复。随后，我们可能会梦到在坠落过程中成功抓住自己，从那一刻起，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就会消失。我们所需要的心理清理，就像擦拭黑板一样。但这种清理不应作用于需要记忆的内容，而只应针对不必要的思维。它是在消除那些把我们带回其对应化学反应的负面感受。在“high”状态下出现的思维流，对应的是我们所保留的那些观念⁵⁶²——甚至可能只是某种执念——而我们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有时是为了将其消除。

(36) 实际上，这一过程是一种化学层面的清理，以及对被中断的心理通路的重新建立，它处理的是由情绪阻塞（如神秘感和恐惧）形成的神经症。梦中的不确定感，正是因为它们在面对这些阻塞，也就是我们的“创伤性情结”或“内在的恶魔”。

(37) 梦往往会寻找一种更内在的语言，以揭示我们内心保留的内容——这些主题可能在我们的意识中被压抑。例如，禁忌是社会所禁止的话题，人们通常不会谈论它们。一旦被提及，说话者就会产生负罪感，仿佛自己在犯罪。禁忌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类似偏见，是在理解之前就做出的判断，从而阻碍我们看清其更深层的真相。

⁵⁶² 单一观念症 (Monoidealism) ——一种灵性主义概念，指个体被某一种执念所主导，如复仇、贪婪、渴望被认可、怨恨、激情等，从而形成一种心理失衡状态。

(38) 当我们面对自身的心理阻塞或禁忌时，会产生不安和神秘感，这也是为什么梦常常显得模糊不清。梦会打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界限，将心灵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并进入其“被禁止”的区域。另一方面，大麻也会带来这种感觉。“high”状态会解除心理阻塞，并唤起“内在的恶魔”。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吸食大麻时摄入较高比例的THC（最容易引发这种反应的成分），就有可能经历类似轻度短暂精神紊乱的状态。然而，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这一机制也可以是积极的，因为它能够暴露精神问题的形成过程。这种效应会被CBD所平衡，因为CBD具有抗精神病作用。这个机制的风险在于，“内在的恶魔”可能过于强大，或者剂量被过量使用。

(39) 使用大麻的问题不在于植物本身，而在于个体不了解自身的神经症类型。如果神经症非常严重，那么在“high”状态下产生的不适可能会非常强烈，并带来心理风险。然而，在适量使用大麻的情况下，随着神经症的减轻，“high”状态也会减弱。

(40) 有些人在使用大麻后会出现明显的迟缓状态，仿佛进入恍惚之中，这一点也受到很多批评。我称这种状态为“stoned”，通常出现在摄入较高比例CBD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high”会带来一种内省，通过对时间、空间以及周围事物的沉思来实现。这是一种类似梦境的能量语言，进入那些被中断的无意识通道。因此可以看出，理想的方式并不是去除THC或CBD，因为它们是互补的，而是要对它们进行平衡——或者减少使用剂量。

(41) 当人们了解大麻的作用后，往往会更加谨慎地使用，甚至选择停止使用，因为他们认识到它作为一种药物所带来的风险。因此，提高认知比完全压制其使用更能有效防止滥用。

(42) 近年来，信息缺口已经大到这样的程度：那些需要使用大麻的人只能凭直觉去尝试，并根据效果进行调整。然而，他们往往无法认识到系统性治疗的重要性，也无法区分医疗用途和娱乐用途。后者通常是在聚会或娱乐环境中偶尔使用大麻，而我认为，将药物用于娱乐的人本身已经处于不健康状态。当然，它也可以被用于娱乐，因为它带来愉悦——而愉悦和休闲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我们常常需要某种方式来让精神放松，因为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靠自身实现放松，而大麻可以提供这种放松。但它不应该与酒精或其他有毒物质混合使用，而人们却常常这样做。

(43) 根据我个人使用大麻的经验，我尝试寻找减少“high”的方法，因为它会影响日常生活。“high”会让人变得笨拙，而且在花朵较新鲜时这种感觉更强。如果大麻存放过久或发霉，它不会产生强烈的“high”，但仍然保留治疗作用，这体现了CBD更强的作用。

(44) 需要睡眠疗法的治疗中，大麻表现尤为突出，甚至优于一些传统方法——那些方法可能会对大脑造成损伤，而且无法提供真正恢复性的睡眠。而大麻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睡眠疗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疗方式，甚至可以缓解药物戒断综合征带来的压力。

(45) 由于大麻不会造成伤害，并且能让意识更接近无意识，在患者得到正确引导并理解“high”的机制时，它能够促进心理治疗。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固着的观念都会在思维中被更新。个体通过直接面对这些问题来消解心理混乱。在“high”状态（会强化情绪）消退之后，如果一切顺利，心理问题的强度就会减弱。因此，那种曾因处于无意识而显得强烈的心理状态，会在被意识到之后逐渐消解。

(46) 在某些情况下，吸食大麻需要更加谨慎：例如第一次使用时；使用与以往不同品种时；或对吸食方式不熟悉时。在这些情况下，应只吸一口，然后等待观察身体反应，再决定是否吸第二口。吸食大麻时，并不需要长时间屏住呼吸——只需将烟吸入口中，短暂停留后呼出即可。此外，建议的用量仅为两口。在巴西独裁时期，当吸食大麻的人受到追捕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吸两口”。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习惯了这种剂量，可能在每次使用时都不需要超过这个量。

(47) 在谈论大麻时，我必须非常明确，因为有些人对大麻存在恐惧，而另一些人则对其过于宽松。我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取得平衡，因为这个体系对它进行了严重的污名化——而这也是必须被质疑的现实。同时，大麻的使用确实存在风险。

(48) “high”的持续时间取决于大麻的种类以及个体的敏感程度。一般估计约为两小时，但也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大麻的风险之一在于，如果使用者缺乏经验，可能会对自己施加负面的心理暗示，从而出现不适反应，例如焦虑发作、心动过速和呼吸急促等。低剂量有助于避免这种情况。

(49) 此外，当超过个体所能承受的剂量时，这类反应也很常见。为了减少过量使用以及燃烧带来的损害，我建议使用天然植物蒸发器，因为它可以消除燃烧产生的不良影响。但需要注意：这并不是常见的电子烟或“vape”，而只是加热天然植物——不涉及化学制剂。在我开始使用蒸发器之后，吸入这种植物时不再感到不适。这些设备还可以限制使用量和使用时间，因为其电池大约在45分钟后就会耗尽。

(50) 在开始使用蒸发器之后，我在吸入这种植物时不再感到不适。这些设备还可以限制使用量和使用时间，因为其电池大约在45分钟后就会耗尽。它们还可以减少持续吸食的冲动，而这种情况在燃烧使用时很常见。因此，它们也可以用于逐步减少大麻的使用——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使用蒸发器时，这一过程会变得出奇地容易，因为它可以实现逐步、低冲击的减少。你可以控制剂量和温度。使用蒸发器几个月后，一个人可以开始咀嚼原本用于蒸发的同样剂量的大麻，然后逐渐减少，直到不再需要。

(51) 如果有人在吸食大麻时感到不适，建议立即摄入盐和糖以防止昏厥，然后补充水分和碳水化合物。我还认为，在吸入大麻时始终饮用水或果汁会是更好的做法。

(52) 在不适感被缓解之后，建议放松并等待，因为这些措施可以减少“high”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在摄入小剂量后入睡，可以在醒来时使脑波恢复正常。即使在较高剂量下，大麻也不像有毒物质那样致命；最多只是引起持续的心理不适。在没有这些不适的情况下，“high”甚至可能唤起一种温和、充满发现感的情绪状态。

(53)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大麻不会导致精神分裂症。它最多只能起到诱发作用。而其他因素同样可以触发这一问题：事故、创伤、酒精、止咳糖浆——很多因素都可能如此。如果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并且超过推荐剂量使用大麻，那么它不仅不会起到治疗作用，反而可能诱发病状。因此，这个人可能会失去一种原本对未来治疗有价值的工具，因为这次负面体验可能会转化为创伤性记忆。

(54) 我们不应该将酒精与大麻混合使用，就像不应该将酒精与任何用于大脑或心理健康的药品混合同样。酒精会使身体脱水并毒化血液，从而增强体内其他物质的作用，即使其实际含量没有变化。因此，酒精会让所有效果在体内变得更强。而大麻则不同，它也可能引起轻微脱水，但并不严重——而且它不会毒化血液，因此身体能够较容易恢复。问题在于将两者混合使用：醉酒状态会变得更加严重。

(55) 酒精对人体的早期作用之一，是削弱甚至抑制我们对情境的判断能力，从而可能消除对尝试有毒物质的心理阻碍。因此，一个处于酒精影响下的人，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一种整体上的愉悦性认同感，而这种情况在单独使用大麻时并不会出现。

(56) 如果人们了解大麻的正确使用方式，就会得出结论：任何物质的使用都应建立在适配性或真实需要的基础上。那些需要长期使用某种药品的人，却因为使用它而被关进监狱，这本身就是社会的倒退。如果再考虑到这是一种容易获取、可以自行种植的植物，这种倒退就更加明显。然而，掌控体系的人会尽一切努力让它变得难以获取且价格高昂。这种做法与制造饥饿一样落后。

(57) 在这里，我并没有淡化成瘾带来的问题——恰恰相反。本书一开始就讨论了这一点。在我15岁时，我曾与一位朋友讨论工业化烟草香烟所造成的化学依赖程度。我的朋友坚持认为我已经对其成瘾。当时的普遍理解是，这些香烟只会造成心理依赖，而不是化学依赖。我为这一观点辩护，而她则认为我存在化学依赖。我们打了一个赌来验证我是否上瘾，结果我输了。不久之后，我意识到这种成瘾控制了我，使我失去了自主性，并左右了我的行为。

(58) 面对成瘾是一种极其痛苦的经历，因此最理性的做法就是从一开始就彻底避免。当我尝试戒掉工业化烟草时，戒断反应带来了许多不适症状——例如排便困难，甚至说话困难，还出现了记忆缺失。如果我没有香烟，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我会因为任何事情哭泣，有时甚至毫无原因。正是这些戒断反应，使我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59) 每一次我重复尝试戒烟，戒断反应都会变得更加严重。直到经过几十年把自己当作试验对象之后，我得出结论：我应该尝试在不承受痛苦的情况下戒烟。痛苦本身正是引发戒断反应的因素，也是让我失败的原因。

(60) 如今，普遍的看法是，工业化烟草成瘾者属于潜在的自杀人群。然而，烟草同时也是一种许多人依赖的“治疗性物质”，这使得部分人无法戒除。在我作为“潜在自杀者”的思维中，我曾认为死亡会带来解脱，使我摆脱内心的冲突和强迫行为。如今我明白，如果我们结束自己的生命，得到的恰恰是相反的结果。

(61) 那么，有哪些戒烟的方法呢？坦白说，我很遗憾没能尝试干草蒸发器这一方法，因此无法对此发表意见。但我不敢再冒险回到成瘾的地狱——绝对不行！我也不清楚强迫性使用蒸发器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理想的方式始终是逐渐减少用量。我有一些吸烟的朋友尝试过一种方法：用过氧化氢清洗深色烟草，同时咀嚼含有少量卷烟烟草的薄荷口香糖，他们在短时间内成功戒烟。

(62) 那么，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什么？在口香糖方法中，如果一个人在一年内无法戒烟，那么继续咀嚼烟草也比重新吸烟要好。然而，如果能够更早停止，那就更理想，因为口香糖本身也会带来伤害。推荐的做法是有策略地逐步减少香烟和口香糖的使用。核心在于尽可能减少痛苦，在不放弃的情况下逐渐减少摄入。尝试戒烟的人应当选择在自身状态较稳定、困难较少的时候推进这一过程。

(63) 尼古丁是一种代谢刺激物，而糖则提供能量。因此，甜味口香糖与烟草的结合会显著加快新陈代谢，并使身体对这种刺激产生依赖，因为这种能量带来的感觉是愉悦的。结果，身体会对这种摄入形成依赖，一旦延迟摄入，就会出现低血糖反应，从而促使人增加摄入量⁵⁶³。这种情况具有风险，因为它可能成为糖尿病的前兆。

(64) 在甜味口香糖和无糖口香糖（含人工甜味剂）之间交替使用，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然而，由于人工甜味剂本身也具有较强的酸性，过量使用可能导致口腔溃疡甚至诱发癌症，因此这种交替应持续进行。此外，还应注意，咖啡因也是一种类似尼古丁的刺激物。因此，在饮用咖啡时，也应在甜味剂与糖之间交替使用，或者选择不加糖的脱咖啡因咖啡。

(65) 在我母亲与癌症抗争的那段时间里，我无法停止咀嚼烟草。看到医院里患有同样疾病的孩子们所带来的悲伤，使我开始思考是否存在一种“癌症大流行”，从而促使我去研究大气污染，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

(66) 在母亲去世之后，我花了数年时间才彻底摆脱咀嚼烟草的习惯，而我的健康问题也因此加重。

⁵⁶³ 血糖降低——指血液中所需的糖分减少，导致虚弱、头晕及其他症状。

(67) 在接受脊柱手术之前，我几乎一直处于手部、手臂、肩膀和背部的持续疼痛之中，有时还会出现头晕、头痛和恶心。我所承受的疼痛非常强烈，止痛注射已经不再起作用。

(68) 在一次疼痛危机的高峰期，我请求一位朋友帮我找一个贩卖者，以便让我尝试大麻。在吸食不到一支大麻卷之后，我竟然整整一周没有再感到疼痛。令我惊讶的是，我所有其他健康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尤其是长期困扰我的失眠和抑郁。

(69) 如今，我认为这是荒谬的：我们容忍使用更有害的药品（如吗啡）来缓解疼痛，却在获取大麻时面临繁琐的官僚障碍。如果正确使用，大麻几乎可以作为这一类问题的早期解决方案，并且几乎没有有害影响。

(70)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主要问题是心理上的，是由于承担过多责任而积累的结果。我只是极度疲惫，迫切需要睡眠，因为长期依赖安眠药让我无法获得真正的恢复性休息。因此，我对自己实施了一种我称之为“清醒睡眠疗法”的治疗方式，其核心是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保持在这种植物带来的困倦状态中。在最初的问题背后，我逐渐发现了越来越多需要定期使用大麻的原因。

(71) 从童年开始，我就一直存在睡眠困难。在一次尝试戒掉烟草的过程中，我曾连续五天无法入睡，到第五天时甚至出现了听觉幻觉。后来，大麻帮助我摆脱了安眠药、止痛药、两种抗抑郁药、工业化烟草以及酒精饮料。

(72) 酒精在我的生活中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我感到烦躁、不安或难以入睡时，我通常会依赖饮酒。但由于我同时还在服用镇静剂和精神类药物，有一天我变得绝望——即使服药后仍然无法入睡——于是我喝了酒，试图增强药效。

(73) 结果是，我开车离开家，在类似梦游的状态下出门，最终到了邻近城市的一个公共活动现场——因为我担心在那里会遇到某个人。在活动中，我不断出丑，多次在众人面前摔倒，引来熟人和陌生人的讽刺笑声，直到有一位好心人冒险决定帮助我。关于那次经历，我的记忆是碎片化的，只记得一些片段，尤其是在我被警察包围的时候——因为我在当地是一个被认识的人。从那以后，这件事一直成为我内心的恐惧，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无法入睡，我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而这种痛苦是巨大的。我无法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74) 疾病的发展表明，我正在进入一种整体失衡的状态。而通过大麻，我终于能够让自己恢复稳定，这是我此前无法做到的。我使用大麻并不是为了“high”，而是为了重新获得平衡。

(75) 大麻在真正的“药物战争”中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的成瘾潜力较低，从而能够帮助对抗成瘾。一个试图摆脱成瘾的人，是在努力卸下沉重的负担，就像头上悬着一把剑一样。借助大麻，我完成了戒烟的过程，不再经历戒断反应，也失去了吸烟的冲动

。大麻的使用可以像长期用药一样，被限制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而这一点，是我在使用工业化烟草时无法做到的。

(76)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明确说明，例如，我并不认为如今的大麻完全不会导致成瘾。我理解，其种植过程中可能会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和除草剂，而这些正是工业化烟草成瘾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大麻所引起的化学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在需要时更容易停止使用。

(77) 我认为，它并没有像工业化烟草那样被严重污染，因为使用者通常会通过气味来判断大麻的质量。如果加入有毒物质，其气味会发生变化。工业化烟草的成瘾性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它并非完全自然。

(78) 在我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对大麻的态度经历了多个阶段。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写过自己已经自然停止使用，并打算彻底戒除。然而，我的生活质量随之下降。我再次出现了长期存在的睡眠问题，背部疼痛也重新出现——这种疼痛通常会在完成写作后缓解，因为那时我会增加活动，而目前的工作让我过于久坐。理想情况下，人不应该依赖任何东西才能感觉良好，我也希望达到这一点。但大麻在很多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心理支撑——没有它，我会崩溃，而这是我无法承受的风险。理想是无需依赖拐杖生活，但有时拐杖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它们是暂时的，是用来训练我们的心智，使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最终能够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良好运作。

(79) 我必须非常明确地说明，我是完全反对药物滥用的——恰恰相反，我的一生一直在与成瘾作斗争。我大约在四岁左右就开始饮酒。然而，如果大麻确实是一种药品，那么那些需要它的人就不应过度担心成瘾，因为它是一种需要持续使用的药品。理想情况下，在使用期间，应利用其治疗效果来培养有助于减少依赖的生活习惯——例如定期锻炼。此后，应开始逐步停用的过程——如果无法完全停止，至少也应减少剂量——并且在此期间不要转向任何有毒物质。低剂量、仅在夜间使用，可以降低对大麻产生依赖的风险。

(80) 所有的药物滥用，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缺乏爱的结果。这个体系是制造成瘾的主要因素——它破坏家庭，并通过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以及其他媒体鼓励冲突。通过让人成瘾而导致疾病，这个体系又从垄断医疗中获取更多利润。一切都是出于利益动机，这些动机显然是“与个人无关”的，完全违背人的尊严。这种破坏从个体开始，延伸到家庭，影响国家，最终波及整个世界，形成一个毁灭性的循环——甚至连那些发起这一切的人也无法幸免。

(81) 这个体系中的支配者鼓励成瘾，因为成瘾是有利可图的——同时，他们让公众对药物保持无知，以防人们了解如何进行有意识且安全的使用。对药物的评估应基于客观标准，例如危害程度、致死性和成瘾性。然而，就像我们在香烟问题上看到的那样，他们并不打算澄清这些问题。相关产业声称香烟中含有4700种或更多有毒物质，这一

说法在所有媒体中反复出现。然而，没有人提供这些物质的完整清单，也没有解释它们为何存在。

(82) 某种物质是否天然，是解决成瘾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许多物质是天然的，但对它们的成瘾并不有益。许多毒物同样完全来源于自然。所有情况下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对“药物是什么”的认知，尽管大多数问题源于药物的人为制造。

(83) 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使我们失去人性的因素，它们让我们的思维陷入重复且无效的行为模式。例如，对电子设备的成瘾，它提供的是没有目的的快感，一旦被打断，可能引发极端反应。

(84) 性成瘾者也是如此，他们往往对他人变得冷漠甚至去人性化，试图强迫他人发生关系。我们的社会也通过传播挑逗性的图像和故事来助长这种成瘾。

(85) 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代，曾存在共同种植罂粟（鸦片来源）的田地，但鸦片成瘾并没有严重到需要被祂提及的程度。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酒精饮料是一个显著的问题⁵⁶⁴，因为作为祂的先驱，施洗约翰与酒精保持了明显的距离⁵⁶⁵。同样，《圣经》中也有大量段落将酒精视为问题。耶稣并没有谴责其使用，因为它可以带来喜乐，而祂所关注的是导致成瘾的根本原因⁵⁶⁶。当这些根源被解决时，成瘾本身也就不再成为问题。

(86) 耶稣在其降世为人时，是一个平衡而喜乐的人，祂试图向我们展示如何避免对这个体系的依赖。以祂的灵性高度而言，酒精对祂来说不可能成为问题。在极少数情况下，祂会少量饮用葡萄酒，承认在小剂量下，酒精可以作为一种缓解灵魂痛苦的“药品”⁵⁶⁷。此外，酒精也可以被视为自由的象征，因为用水果制作酒精饮品是很容易的。

(87) 例如，制作嘉布提卡巴酒（jabuticaba酒）非常简单。只需将嘉布提卡巴压碎（或保持完整），放入密封容器中，可以选择加入水和/或糖（也可以不加）。随后开始发酵。应偶尔打开容器以防爆裂。大约两个月左右，或更短时间，过滤后即可饮用。

(88) 早晨饮用加糖咖啡这一习惯——其中糖和咖啡因都是强效物质——正说明了药物如何在缺乏风险认知的情况下融入我们的文化。糖会消耗体内的钙质，影响骨骼、大脑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健康。过量摄入糖并非没有后果，它是龋齿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还会导致化学依赖和行为改变。

⁵⁶⁴ 《圣母玛利亚的秘密福音》，作者Santiago Martin，第176页——“他问我是否疲惫，当我不累时，他让我陪他在村庄周围的田野散步，那些田野种满了橄榄树、小麦、大麦和罂粟。”

⁵⁶⁵ 《圣经》，路加福音 1:15。

⁵⁶⁶ 《圣经》，利未记 10:9；箴言 31:4-7；箴言 20:1；以赛亚书 5:11；以赛亚书 5:22；以弗所书 5:18；加拉太书 5:21。

⁵⁶⁷ 《圣经》，民数记 6:2-4。

(89) 糖被推荐用于对抗酒精中毒，因为它会与酒精产生竞争。由于糖中氢和氧的比例与水相同，它能够迅速溶解在血液的水分中，中和其酸性，从而恢复人体的酸碱平衡。问题在于，糖由于含有相对较多的碳原子，会很快使这种水溶液达到饱和，因此需要更多的水来溶解，这反而会进一步增加体内的酸性。例如，汽水就是一种高度有毒的物质。其中一个原因是含糖量过高，另一个原因是碳酸。然而，我们却把它们给儿童饮用——甚至可以说，尤其是给儿童饮用，这使这一切显得更加荒谬。

(90) 人类需要学会以更精确的方式使用药物。对精制药物的强迫性摄入是非常强烈的。精制药物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被人体吸收的速度快且几乎没有限制。以氯硝西泮为例，在使用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出现症状加重的情况，因为短期内其化学依赖会逐渐增加。

(91) 在消化过程中，物质会被分解，直到能够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精制则意味着将已经分离的分子进行高度浓缩并聚集在一起。当精制药物被摄入时，它们会直接进入血液并造成失衡。而人体需要维持血液中稳定的酸碱平衡等多种状态。

(92) 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身体会从其他部位调取物质，尤其是矿物质，来进行补偿。在完成对该药物的分解之后，身体会形成一种适应这种药物的化学状态。因此，它会再次“要求”这种物质，因为身体已经建立了一种将其纳入其中的新平衡。同时，身体也会“享受”这些已经形成的物质，这进一步加剧了问题。

(93) 氯硝西泮是巴西最畅销、最常被处方的药物之一。在助眠方面，它的效果与大麻相似，但却很容易导致身体损伤和成瘾。这与大麻相反——大麻反而对大脑具有保护作用，而且许多人仅为娱乐使用它而不会上瘾。

(94) 一个无法获得适当心理治疗、却承受身体损害的社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然而，存在着一个支配性网络在阻止信息传递给公众，从而促成这种局面。

(95) “合法药物一定是安全的”这一观念具有误导性。许多药物在剂量过高时都可能致命——尤其是在与酒精混合使用时。在美国，这种混合被称为“约会强奸药”情境，即将安眠药等物质偷偷加入他人的饮料中，使其失去反抗能力。

(96) 我们并不需要去发明镇静剂。真正需要的是获取天然、有机的治疗性物质，以及关于它们的正确信息，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不经过精制的情况下自由使用它们。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暂时现象。在我看来，天然大麻比从植物中分离出的单一化合物更有效。这是因为整株植物中还含有其他具有治疗作用的物质，例如萜烯，它们通过“协同效应”增强大麻素的治疗效果。即使是同一品种的植物，其萜烯组合也可能不同，从而为不同个体带来不同的体验。

大麻中常见的一些萜烯			
萜烯	气味	作用	也存在于:
香叶烯	泥土味、麝香味、类似丁香，带有轻微果香	放松、镇静，增强大麻素的作用	芒果、啤酒花、百里香
柠檬烯	柑橘味、柠檬、橙子	提振情绪、改善心情、减轻焦虑	柠檬皮、橙皮、薄荷
蒎烯	松木、森林气息	提高专注力和思维清晰度，抗炎	松针、迷迭香、鼠尾草
芳樟醇	花香、类似薰衣草	放松、抗焦虑，有助于睡眠	薰衣草、芫荽、肉桂
β -石竹烯	辛辣、胡椒味、类似丁香	抗炎、抗焦虑，可与大麻素受体相互作用	黑胡椒、丁香、肉桂
葑烯	木质、泥土气息，带有轻微辛香	抑制食欲、抗炎	啤酒花、芫荽、生姜

(97) 我不反对自我用药。我反对的是那种导致医疗被工业化医学垄断的无知——即使这些药物很多时候确实是必要的。现代药物最大的问题是它们是由高度浓缩的物质制成的。如果我们使用天然疗法，就不需要那么频繁地去看医生。此外，患者不应该被排除在关于自己健康的讨论之外，好像他们没有发言权一样。

(98) 健康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更不应该由更少数的人来控制，因为这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最好的方法始终是定期体检，特别是验血，以预防疾病，并在需要时改变习惯和饮食。诊所的墙上也应该有展示人体生物结构的图示，这样病人在等待时可以更好地找到不适的来源，并帮助医生做出诊断。

(99) 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基本的健康教育，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以及如何用天然物质对轻微、非反复出现的症状进行自我用药。但如果症状严重或反复出现，就应该去看医生，对身体进行检查——当然也包括定期体检。我们社会对医生的过度依赖，常常让病人把自己看成无助的受害者，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行事。最好的方式是学会自己照顾健康，而不是被迫把它交给别人。

(100) 在种植像大麻这样的疗愈植物时，需要一种更理解、惩罚性更低的方式。这将体现出一种更人道、更符合时代的正义观。

(101) 现在几乎没有哪种药物比酒精更赚钱。但我认为，酒精的大部分利润来自于大麻被限制。如果允许大麻公平竞争，它可能会打破酒精的主导地位。

(102) 在一个人对有毒物质上瘾之前，他通常可以选择不用它，从而不受到伤害。但对于像大麻这样的真正药物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不使用必要的药物，往往会把人推向像酒精这样的有毒物质。药物有助于维持健康的平衡，而有毒物质通常是在这种平衡已经被打破时才被使用。

(103) 以可卡因为例，我听说它的效果包括提升自尊、产生优越感和欣快感。因此，人们开始使用它，可能是因为潜在的抑郁。但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严重的崩溃——强烈的抑郁阶段——以及一种类似全面性神经症的状态，充满偏执、怀疑和恐惧。这种心理上的下坠，会因为短期快感与长期情绪低谷之间的强烈对比，而产生持续使用的强烈欲望。

(104) 我就不详细说可卡因造成的身体伤害了——众所周知，它具有破坏性，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致命。我认为，只要知道在快感之后会有强烈的崩溃，就足以让任何人在尝试前三思。我听说，很多人第一次尝试可卡因通常是在喝酒之后。而且它极易上瘾。

(105) 我曾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无数快乐的时刻，他也在我们艰难的时候陪伴了我八年——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个月里，他已经完全变了。有时候他惊慌地来找我，说自己可卡因用量过多——但他还是停不下来，拼命地吸食，并坚持认为一旦停止就会死。

(106) 他当时只有24岁，在我的帮助下，自2019年以来一直远离酒精和可卡因。但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复发。通过公共医疗系统，我们甚至无法让他被转诊给心理医生——他的成瘾问题被写在急诊记录中，而他害怕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被贴上标签。所以我们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而医生也没有把他转给心理医生。

(107) 我们又找了一位全科医生，但他拒绝给我们转诊，认为看精神科医生就够了，只会给他开一些药。我朋友撒了谎，说自己只是有恐慌发作。

(108) 我本来想去咨询我自己的心理医生，来制定一个应对他的策略。但事情变得太过戏剧化，以至于我不得不一直盯着他，完全无法照顾自己——就像站在一个正在溺水的人旁边，而自己却几乎不会游泳。我已经无法再和他沟通了；在他的抑郁发作期间，他变得既僵滞又难以接近，让我在焦虑中备受煎熬。

(109^o) 当终于到了看精神科医生的时候，我突然不得不跑去洗手间。当我回来时，他已经一个人走了。精神科医生只是开了一些药，并拒绝把他转给心理医生。但他需要心理治疗——而且还需要被说服去服药，因为他害怕任何可能让他精神变迟钝的东西。

(110°) 最后，情况变得 **настолько** 糟糕，以至于他开始让我的安全受到威胁，迫使我与他保持距离——而我也把这种疏远当作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想把他推向住院治疗。其实他真的想被收治住院，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有一家店要经营，还有妻子和一个一岁的孩子要养。当他终于决定行动时，一切已经太晚了。他再次复发……并被毒贩杀害了。

(111°) 我必须说，我对我朋友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震惊——而我对可卡因本身更加恐惧。那感觉就像看着杰基尔博士一次次变成海德先生。

(112°) 最糟糕的是什么？是谎言。不能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也得不到关于如何处理的真实信息，因为这是一个被禁止的话题。就是这样……可卡因到处都是，仿佛它甚至不是非法的——然而一旦涉及真实信息，却什么都不说……

(113°) 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存在一种“正确”的使用可卡因的方法。许多艺术家使用它，是因为他们觉得需要某种刺激来工作。坦白说，我相信可能存在一种更自然的方式来使用古柯叶——甚至可能成为对抗可卡因成瘾的方法。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毒药——不是药物——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因此而死。所谓的“禁毒战争”，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杀戮，它从禁止那些本可以具有治疗作用的天然物质开始。

(114°) 对精炼物质的无限制使用，让人们会说，比如，一个可卡因使用者“把自己的房子吸掉了”。如果人们更细心，就会发现很多人是“把自己的房子喝掉了”——就像他们“喝掉”了所有的梦想。有些人甚至因为在酒精上的花费，连梦想都无法实现。至于强效可卡因（crack）之后，我们才可以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房子抽掉了”，但在那之前不行。另一方面，大麻使用者的情况是相反的。如果他是一个正在治疗中的病人，不使用大麻就意味着失去健康——因此，他会失去一切。

(115°) 酒精，尽管没有被这个体系妖魔化，却是家庭暴力、女性被杀以及家庭破裂的最大原因。酒精成瘾是一种严重的疾病，而醉酒者常常会实施暴力行为，甚至杀人。

(116°) 我们需要确保大麻不会变成一种令人上瘾、被污染的物质，因为掌控我们社会的商人有把各种物质变成这样的习惯。因为毒品，人们会被杀，也会自杀。不要再这样了！请停止吧！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社会一直在把地狱强加给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人。如果它给予地狱，也会得到地狱作为回报！但这个决定属于每一个人，而不只是集体意识。大麻甚至可以治疗许多由有毒物质引发的健康问题——这也表明，对它的禁止违背了宪法中关于保护健康的原则⁵⁶⁸。

(117°) 禁止大麻的进程始于1912年1月23日，当时在海牙签署了《国际鸦片公约》。随后在1925年2月19日⁵⁶⁹，通过对该公约的修订，对大麻及其衍生物实施了全球性的禁止，并于1928年9月25日生效。之后，各国通过本地法律落实该公约，从而禁止了大麻。

⁵⁶⁸ 巴西联邦宪法第196条。

⁵⁶⁹ 《国际鸦片公约》的修订——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章 定义。

(118) 大麻的禁止是通过对一个最初针对鸦片的公约进行修订而实现的，这一事实揭示了巨大的虚伪。统治者们早已知道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情况，而且当时已经存在关于其治疗潜力的科学认识⁵⁷⁰，这也表明了它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119) 请注意：鸦片与大麻是非常不同的物质，而且更具攻击性。我认为，支配主义者利用修改鸦片公约这一手段，是为了避免人们注意到大麻被禁止背后的真正原因——那些原因并不正当。毕竟，大麻曾经在药店中自由出售，并没有引发任何社会问题。

(120) 在巴西，禁止麻醉品（也错误地包括大麻）的法律基础，来源于1938年11月25日的第891号法令⁵⁷¹。该法令在第1条第3款以及第27条和第29条中间接规定，其目的是打击有毒物质和药物成瘾。

(121) 最好的选择不使用任何毒品，但大麻的合法化是必要的。要实现这一点，只需共和国总统废除第891/38号法令第1条第XVI项。这也说明，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位总统真正想要将其合法化，因为他们都是一场迫害的继承者和延续者——这场迫害基本上始于巴西军政府时期，作为针对民众（或其中某些群体）的一种手段。不过，其他

第一条：缔约各方同意为本公约之目的采用以下定义：（……）印度大麻——“印度大麻”是指雌性大麻植物（*Cannabis sativa* L.）的干燥开花或结果顶部，且未提取树脂，无论在商业中以何种名称称呼。（……）第四条：本章规定适用于以下物质：（……）（f）印度大麻的加仑制剂（提取物和酊剂）；第五条：缔约各方应制定有效法律或法规，将本章所涉物质的制造、进口、销售、分销、出口和使用严格限制于医疗和科学目的。各方应相互合作，以防止这些物质被用于其他用途。第四章 印度大麻 第二条：1. 除本公约第五章的规定（其适用于印度大麻及其树脂）外，缔约各方承诺：（a）禁止向已禁止使用这些物质的国家出口印度大麻树脂及以其为基础的常规制剂（如大麻脂、esrar、chiras、djamba）；在允许出口的情况下，须提供进口国政府签发的特别进口许可证，证明进口用途并保证不再出口；（b）在依据本公约第13条签发出出口许可之前，要求提供进口国政府签发的特别进口许可证，说明该进口仅用于医疗或科学目的。2. 缔约各方应实施有效控制，以防止印度大麻，特别是其树脂的非法国际贸易。：

<http://www.worldlii.org/int/other/LNTSer/1928/231.html>

⁵⁷⁰ 关于大麻作为纤维和谷物来源的最早历史记录可追溯至约12,000年前的中亚（Small and Marcus, 2002；Pain, 2015）。据记载，大麻作为药物的首次使用可追溯至约公元前2700年，由中国皇帝神农所使用。多年后，在1899年，英国化学家分离出大麻二酚（CBD），这是在该植物中发现的第一个大麻素。20世纪初（1924年），《Sajous实用医学分析百科全书》提出了大麻在医学上的应用，主要包括三大领域：作为镇静剂或催眠剂；作为镇痛剂；以及用于其他疾病，如腹泻、糖尿病、心悸和头晕（Zuardi, 2006）。随后，在1932年至1963年间，大麻二酚再次被分离，其结构被阐明，并开始了药理学研究（Mechoulam等，2014；Pain, 2015）。（Borille, Bruna Tassi. 《对南里奥格兰德州联邦警察查获种子中*Cannabis sativa* L.植物的表征研究》。博士论文。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联邦大学药学院，药学科学研究生项目，阿雷格里港，2016年。来源：UFRGS。可获取于：<https://lume.ufrgs.br/bitstream/handle/10183/159507/001023496.pdf?sequence=1>

⁵⁷¹ 另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1937-1946/del0891.htm

非法药物的合法化应当逐案分析。但对供人类使用的物质进行污染——这一点必须停止。

(122) 当一项法律规则与1988年《巴西联邦宪法》相冲突——例如把大麻定义为非法毒品的这一条款——它就成为违宪的，因为必要的药物不应被视为非法。这实际上是在间接说明该规则本身是非法的。由于这项规则早于宪法定制，只需承认它从未被宪法所接受即可。但掌握社会“真理”裁定权的司法机关出于政治原因拒绝这样做。然而，这种违法性也与整个法律体系产生更广泛的冲突，因为1988年《巴西联邦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这就造成了整体性的失衡。

(123) 在巴西，直到2006年，1976年10月21日的第6.368号法律第12条⁵⁷²，对任何与第891/38号法令所列物质接触的行为，规定了3至15年的监禁以及360天罚金。后来，2006年8月23日的第11.343号法律成为规范现状的法律⁵⁷³。它在表面上对使用者表现出一定的宽容——但这种宽容在实践中往往并不存在。

(124) 那么情况有所改善吗？并没有。该法第33条取消了物质必须是麻醉品或必须导致生理或心理依赖的要求——而在大麻的情况下，这种依赖通常较轻。此外，就像之前的法律一样，它模糊了使用者的典型行为与被认定为贩毒之间的界限。最终，它实际上将最低刑期提高到五年，并把罚金提高到500至1500个日罚单位——对任何与这些物质的接触行为进行惩罚。

A第33条：进口、出口、寄送、准备、生产、制造、取得、出售、要约出售、储存、运输、携带、持有、开具处方、施用、提供使用或以任何形式提供毒品，即使是无偿提供，在没有授权或违反法律或行政规定的情况下：（……）

(125) 请注意，如果在这一条中把“毒品”一词替换为“药物”，那么它与健康权之间的冲突将会变得非常明显⁵⁷⁴。因此，就必须承认，这项法律侵犯了生命权本身。⁵⁷⁵

(126) 在我看来，如果不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必要的药物，就构成不履行救助义务⁵⁷⁶，这表明这种法律冲突还延伸到其他领域。

⁵⁷² 第12条：

未经授权或违反法律法规，进口或出口、寄送、准备、生产、制造、获取、出售、提供出售、供应（即使免费）、储存、运输、携带、持有、开具处方、施用或以任何方式提供用于消费的麻醉物质或导致身体或心理依赖的物质：https://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l6368.htm

⁵⁷³ 另见：https://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04-2006/2006/lei/l11343.htm

⁵⁷⁴ 1988年联邦宪法第6条。另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constituicao/constituicao.htm

⁵⁷⁵ 联邦宪法第5条及《圣何塞公约》（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
https://www.cidh.oas.org/basicos/portugues/c.convencao_americana.htm

⁵⁷⁶ 刑法典第135条：未能在无个人风险的情况下向被遗弃或迷失的儿童、受伤或残疾且无助或处于严重紧急危险中的人提供帮助，或未向公共当局请求援助。处罚：拘留一至六个月或罚款。附款

(127)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这项法律只应适用于有毒物质，而不应适用于像大麻这样的药物。大麻使用者应被视为正在接受治疗的人，而不是毒品成瘾者。

(128) 1938年第891号法令在涉及可卡因和吗啡制剂时相对宽松——这未必是坏事——但对任何数量的大麻却完全零容忍。它甚至禁止工业大麻（即大麻植物的雄性形态），而这种植物不含四氢大麻酚（THC），并且在纺织工业中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⁵⁷⁷。事实上，工业大麻在生产可生物降解塑料、一次性尿布和卫生巾方面具有减少环境影响的潜力。此外，它还能在这些产品赋予舒缓和镇痛特性。因此，这种禁令在道德上毫无正当性——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封锁。

(129) 该法令第一条第三款允许随着新研究的出现更新被禁止物质清单。从逻辑上讲，这也意味着可以缩减该清单。这表明法律具有灵活性，应当允许根据科学证据进行调整。

第3款：本规定可在认为适当时进行修订，并且可随时对本条所列物质清单进行修改，以纳入其他具有类似治疗作用或可能导致成瘾的药物制品。（巴西，1938年）

(130) 目前，我们已没有真正理由继续在大麻问题上执行《国际鸦片公约》，因为其与宪法相冲突。然而，《美洲人权公约》在效力上优先于宪法，并同样保障生命权⁵⁷⁸——这在逻辑上也包括获得健康与医疗的权利。

(131) 相信法律并确保其得到遵守，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但要做到这一点，法律必须与更高层级的法规范保持一致。否则，不幸的是，和平可能反而来源于对法律的违抗。在我看来，已有超过500项与大麻相关的专利，这一事实清楚表明1938年第891号法令在该问题上是不合法的。

(132) 实际上，这一问题对社会的风险已超越了毒品使用本身。1988年巴西联邦宪法第243条及其补充法律允许对用于种植非法物质的土地进行征收，但这些规定往往对大麻适用不成比例。这反映出对该植物的针对性迫害。

(133) 可以说，如果法律禁止生产和销售致命物质，这至少符合某种理性逻辑。但自然界中存在无数有毒物质，法律却甚至未加提及，而政府却选择惩罚具有治疗作用的物质的生产与使用？这使得“杀人”反而比“治病”更容易。

：若因不作为导致严重伤害，处罚加重一半；若导致死亡，则加重三倍。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del2848compilado.htm

⁵⁷⁷ 四氢大麻酚（THC）：也称为THC，是大麻属植物中主要的精神活性物质。可以通过从植物中提取或在实验室中合成获得。： pt.wikipedia.org/wiki/Tetra-hidrocanabinol

⁵⁷⁸ 联邦宪法第4条：巴西联邦共和国在其国际关系中遵循以下原则：（……）II —— 人权优先。：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constituicao/constituicao.htm

(134) 如果这些禁令背后确实存在真正的道德意图，那么法律就不应列举固定数量的非法物质，而应广泛禁止具有致命潜力的有毒物质的销售。但那将意味着必须禁止酒精和工业烟草——而不是禁止大麻。

(135) 围绕毒品问题缺乏社会透明度，使人们能够接触到毒物，却无法获得其解药。提高认知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使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解放路径。

(136) 大麻的非法性造成了矛盾。一方面，根据1988年巴西联邦宪法第5条、第6条和第196条，政府有义务提供以大麻为基础的药物；另一方面，却因同样的物质而逮捕甚至杀害人们。

(137) 在我们的社会中迫害大麻使用者是不人道的，尤其是考虑到它具有缓解疼痛的医疗作用。事实上，鉴于其广泛的治疗用途⁵⁷⁹，根据“疑罪从无原则”（*in dubio pro reo*）⁵⁸⁰，甚至不应考虑因这一原因对任何人实施监禁。

(138) 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大麻是一种日常紧急用药。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等待法官裁决或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Anvisa）的决定。在街头购买压缩大麻不仅更容易——往往是出于必要。这就形成了一种情形，即公民的权利优先于国家的权利，因为所涉及的是获得药物的权利。

(139) 在巴西销售大麻并不需要制定新法律——只需取消其作为非法物质的分类即可。从那时起，它只能在药房凭说明书销售，或由授权生产者直接销售给18岁以上的消费者。然而，由于它将被认定为一种治疗性物质——这正是其不再被视为非法的原因——因此必须采用有机种植，并标注其基因选择信息，即具体的植物类型及其THC和CBD含量。我们不会鼓励其娱乐性使用——即使是在药房购买含大麻成分的糖果或软糖，也必须凭医生处方或签署责任声明，而这仅限于法定成年人士。

(140) 事实上，糖果和甜食不应采用易于开启的包装，也不应具有吸引人的设计，以免诱导未成年人使用——因为大麻对儿童和青少年可能有害。责任协议有助于追踪这些情况，并在必要时明确责任归属。甚至可以制定明确的处理未成年人事故的指导规范——若未遵守，则可能因不作为或过失而被认定为犯罪。

⁵⁷⁹ 大麻的一些治疗功能包括：抗痉挛、抗癌、抗菌、血管舒张、抗缺血、止吐、抗银屑病、神经保护、抗糖尿病、镇痛、抗癫痫、抗精神病、促进骨骼生长、抗焦虑、抗炎、免疫抑制、抑制食欲、抗微生物等。

⁵⁸⁰ *疑罪从无原则*（*In dubio pro reo*）：拉丁表达，意为在存在疑问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刑事诉讼法》第386条第VI和VII项：法官应在判决中说明理由，在以下情况下宣告被告无罪：VI——存在排除犯罪或免除处罚的情形，或对此存在合理怀疑；VII——缺乏足够的定罪证据。：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del3689.htm

(141) 资本主义利益助长了对大麻的恐惧，以便制造并销售更具成瘾性和致命性的药物。在污名化大麻之后，他们创造了与其所塑造形象同样有害的药物。因此，许多人拒绝并害怕大麻，仅仅是因为它在社会上被广泛污名化。结果，当他们最终需要将大麻作为药物时，反而转向这些更有害的替代物。我们所不鼓励的仍然是娱乐性使用——在药房的任何购买，即使是含大麻成分的糖果或甜品，也必须提供医疗处方或年龄证明。

(142) 法官被要求避免作出无法执行的裁决，以免损害法律或司法体系的公信力。对大麻的禁令既无效又普遍遭到忽视，正体现了这一原则。

(143) 无法有效禁止大麻，反映出法律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如果我们的社会坚持禁止它，那么非理性之处在于我们的集体观念——但其后果却由整个社会承担。监狱过度拥挤就是明证。由于对“贩运者”的法律定义不清，入狱的使用者远多于真正的贩卖者。此外，在监狱已经过度拥挤的情况下，法官依法不应判处监禁⁵⁸¹。

(144) 由于对大麻的打压，主流媒体常将巴西描绘成仿佛处于战争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叙事在民众中滋生了类似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因可卡因问题而出现的极端自我冲突意识形态。它助长攻击性，并阻碍社会发展。音乐人Gabriel o Pensador⁵⁸² 在其歌曲《和平烟斗》（“Cachimbo da Paz”）中表达了这一矛盾。以下为译文节选：

他们殴打那位老印第安人，直到他无法再承受
临死前他想到：这个部落太落后了！
他们说想结束暴力，
但和平违法，而法律反对和平。
印第安人的烟斗依然被禁止，
但如果你想买，却比买面包还容易。
如今它由那些罪犯出售，
正是他们曾在监狱中杀死了那位老印第安人⁵⁸³（……）

(145) 对大麻的社会性禁令还带来了其他副作用，例如非法市场的扩张。它削弱了人们判断何为真正道德正当的能力。这最终使许多本意良好的人被卷入非法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在帮助他人。

(146) 销售大麻本应是公平的——但由于它受到惩罚，它被与硬性毒品的交易甚至盗窃相提并论。许多贫困人群之所以贩卖毒品，是因为他们需要大麻，而这成为他们获得或负担该物质的唯一方式，这又使他们接触到更有害的物质。在我看来，这属于“由饥饿驱动”的行为——因为它同时涉及生存和医疗需求。而由饥饿驱动的人，不应受到法律或司法的惩罚⁵⁸⁴。

⁵⁸¹ 严格履行法律义务——第23条第III项。

⁵⁸² Gabriel, o Pensador (Gabriel Contino, 1974年) ——以其艺名更为人所知，是一位巴西说唱歌手、词曲作者、作家及企业家。巴西人。来源：维基百科。可访问于：
https://pt.wikipedia.org/wiki/Gabriel_o_Pensador。

⁵⁸³ 另见：<https://www.lettras.mus.br/gabriel-pensador/46096/>。

⁵⁸⁴ 饥饿驱动的理论：我认为，“因饥饿而从事大麻贩运”类似于“因饥饿而盗窃”。这种盗窃发生在某人为了满足紧急且基本需求而实施行为，例如为了避免饿死而偷食物。这种情形不仅限于食物：偷

(147) 这也导致人们大规模违法，同时围绕大麻的不公正削弱了警察的公信力。警察最终无法有效打击真正应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因为他们的行动与不人道的镇压混杂在一起。

(148) 纪录片《高文化》（*The Culture High*）讨论了美国的大麻战争，表明类似情况在美国和这里都存在。不同之处在于，那里的许多滥用行为是合法的，而在这里则不是。纪录片提出的一点——我完全认同——是：大麻禁令根本没有道理。这并非因为人们无知——甚至连专家也无法解释。

(149) 随后，纪录片呈现了多位专家的观点。洛杉矶警察局前副局长斯蒂芬·唐宁解释了所谓的“公平分享政策”（equitable sharing policy）。其理念是没收可能与犯罪活动相关的资产。他指出，大麻已成为该政策下的重要利润来源。

(150) 英国前情报与反间谍人员安妮·马洪补充说，这些没收行为是在没有任何定罪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只是保留所没收的金钱或财产。

(151) 巴尔的摩缉毒与凶杀部门前侦探埃德·伯恩斯表示，这一切是在毫无道德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的。执法人员被激励去没收财产，仿佛在为国家创造收入。换句话说，他们成为制度化的“窃贼”，既为自己，也为“王权”进行掠夺。这类似于英国海盗的运作方式。此外，失去财产的人还必须承担取回财产的成本和努力。因此，执行没收的人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大多数情况下，财产也无法被追回。

(152) 参与该纪录片的其他专家包括：Cara Santa Maria（科学记者、作家、电视主持人）、William Courtney博士（医学研究员）以及Lester Grinspoon博士（哈佛大学精神病学荣休教授）。William Courtney博士表示，他震惊地发现，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早已拥有关于大麻素作为抗氧化剂和神经保护剂的专利，并用于心脏病、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亨廷顿病、白内障、唐氏综合征及恶性肿瘤等疾病。然而与此同时，政府却不承认大麻为药物。这表明一种不顾公众伤害、隐瞒重要信息，并决定谁可以从中获利的政策。

(153) 该纪录片指出，例如在2012年，全球最大的11家制药公司净利润达到850亿美元。这一切只是我们社会现状的反映。我们不仅因为人际关系中的不忠而堕落，更因为我们“掺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掺假”意味着伪造或改变某物，使其变得更差。因此，我们篡改药物、食品、饮料、空气等等。大麻也面临同样的风险。由于政府不允许人们使用天然植物，这反而给企业提供了对其进行人为改造的机会。

取必需药物、寒夜中的毯子或基本衣物，也可能属于“因饥饿而盗窃”（刑法第155条结合第24条）：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del2848.htm）。

(154) 目前，在巴西，即使是大麻油的使用说明也未能完全说明真相。这表明“大麻战争”的主要动机在于，一些主导利益集团通过妖魔化和虚假信息获取巨额利润。

(155) 甚至连医学生都没有充分学习内源性大麻素系统。这是因为，在试图推销某种产品时，人们通常先说服“销售者”。医生就像药品销售者，即使这并非他们的本意。由于只接触反对大麻的研究，医生无法以其天然形式进行处方。这使他们依赖外部（外国）知识，从而只在极端情况下开具昂贵的大麻类药物处方。最终，他们无意中帮助某些势力维持其垄断。我并不相信许多诋毁大麻的研究，因为我的研究表明，这些研究往往受到政府引导，目的是抹黑大麻。真相将在未来显现。

(156) 由于人们确实需要大麻，它已成为毒品战争中“制度化掠夺”的“摇钱树”。其气味强烈，可以从远处被察觉，这使举报其使用变得容易。这进一步加剧了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的隔离。不使用的人为了避免麻烦而保持距离，这也使公众更难获得关于大麻真实情况的准确信息。

(157) 根据斯蒂芬·唐宁的说法，在该纪录片拍摄时，美国监狱中仅因使用大麻而被关押的人数就达到数万人——也就是说，这些人并未与任何其他犯罪相关。奇怪的是，大致而言，美国约85%的非法药物使用者都是大麻使用者——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这项政策的失败正揭示了其虚伪性，因为它并没有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它既未能阻止毒品供应，也未能遏制有害的人类行为。

(158) 例如，纪录片指出，2012年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汇丰银行（HSBC）重大金融交易的报告。这些交易与毒品贩运、恐怖主义等洗钱活动有关。而最终的结果与权势群体通常的情况一样：无人入狱。该银行仅支付了19亿美元罚款，没有面临任何联邦或刑事指控，并且依然保持其强大地位。

(159) 如今我们所知的全球“毒品战争”始于理查德·尼克松。他后来于1974年8月9日辞去美国总统职务，以避免被弹劾。这使政府对大麻采取的强硬立场显得更加可疑。

(160) 一些国家在大麻医药专利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仍将大麻的种植和使用定为非法。因此，这些专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从公众手中“合法夺取”药物的手段。这类似于生物盗窃（biopiracy）——即外部势力试图控制世代使用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例如曾有日本公司试图为巴西的库普阿苏糖果申请专利。

(161) 许多人无法承认大麻是一种被否认的药物，而确实有很多人需要它。但请想一想——大麻合法化也将是终结政府体系腐败的重要一步，从警察系统开始。这还将切断流向有组织犯罪和国际腐败的资金来源，有助于瓦解犯罪网络，并阻止黑手党式组织在当今天国内部运作。

(162) 如今，在民兵组织的支持或对抗之下⁵⁸⁵，犯罪团伙已经发展为类似大型企业的组织形式。它们彼此竞争，同时又受到警方的控制，在一种走向帝国式垄断的权力斗争中运作。法律若仅专注于打击毒品，就会重蹈覆辙，忽视保护公众健康乃至经济福祉这一基本需求。

(163) 从经济角度来看，政府对就业市场设置了大量繁文缛节，使许多巴西人除了贩卖毒品外几乎没有其他方式能够维持稍有体面的生活。因此，在里约热内卢，毒品交易在公众中被某种程度地容忍——部分原因正是它与大麻有关。相比抢劫或盗窃等犯罪，毒品交易往往被视为危害较小。

(164) 与贫困人群相比，我在使用大麻方面遇到的问题要少得多。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我是那种“并不需要却仍面对社会”的人。有些人认为这并不是我的问题。这是因为，在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下，真正受到惩罚的往往只是那些明显贫困的人。

(165) 无论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这都不应成为区别对待的理由——任何人都不应因使用其所需的药物而受到惩罚。仅仅因为了解法律，也不应成为适用不同司法标准的理由。真正的正义不允许双重标准。因此，我有责任为那些需要大麻的人发声，因为我深刻理解这种迫害的不公正。音乐人Bezerra da Silva⁵⁸⁶也在他的作品中唱出了这种现实：特权者逍遥法外，而贫穷者却受到惩罚。

Se Leonardo dá vinte (Bezerra da Silva) Se Leonardo dá vinte, por que é que eu não posso dar dois? (2x) Mesmo apertando na encolha, Malandro, Pinta a sujeira depois (2x) Levei um bote perfeito com um baseado aceso na mão. Tomei um sacode regado a tapa, pontapé e pescoção. Hiiiiiiii! Eu fui levado direto à presença do dr. Delegado Ele foi logo gritando: “Vai se abrindo, malandro, e me conta tudo como foi”. Eu respondi: “Se Leonardo dá vinte, Doutor, por que é que eu não posso dar dois?” A parada é essa, aí Doutor mandou assim pro Malandro, se liga! Leonardo é Leonardo, me disse o doutor, ele faz o que bem quer e está tudo bem. Infelizmente é que na lei dos homens a gente vale o que é e somente o que tem.	如果莱昂纳多能给二十，为什么我就不能给两个？ ⁵⁸⁷ (2x) 就算我偷偷来一口 ⁵⁸⁸ ，兄弟，最后还是有人来“收拾残局”。(2x) 我当场被抓，手里还拿着一根大麻烟 ⁵⁸⁹ 。 被狠狠干了一顿——巴掌、拳脚，全都招呼上。 哎呀！我被直接带到警长面前，他立刻大喊：“老实点，把事情全都说清楚！” 我回答说：“如果莱昂纳多能给二十，长官，那我为什么就不能给两个？”事情就是这样。 然后警长对我说：“听好了！”“莱昂纳多就是莱昂纳多，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都没问题。可惜，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的价值，只取决于他有什么。他有钱有势，自然有‘特权’， 想给多少都行，谁也动不了他。”
---	---

⁵⁸⁵ 民兵 (*Milícia*)：在此语境下，指由警察组成的犯罪组织在城市社区中的运作方式。他们以打击毒品贩运为借口，实际上通过压迫控制毒品市场，并依靠腐败政府保护以及非法经济来源（如毒品、燃气供应、有线电视、非法赌博、高利贷和房地产加价等）维持运作。

⁵⁸⁶ Bezerra da Silva (José Bezerra da Silva, 1927–2005) ——巴西社会活动家、词曲作者、小提琴演奏家、打击乐手，以及coco、桑巴 (samba) 和partido alto等音乐流派的表演者。来源：维基百科。可访问于：https://pt.wikipedia.org/wiki/Bezerra_da_Silva。

⁵⁸⁷ 表示吸食大麻

⁵⁸⁸ 指秘密制作香烟

⁵⁸⁹ 大麻卷烟

Ele tem imunidade pra dar quantos quiser porque ele é rico, poderoso e não perde a pose. E você, que é pobre e favelado, só deu dois, vai ficar grampeado no doze.	而你，一个贫穷、来自贫民窟的人，只不过给了两个，就已经被关进监狱了 ⁵⁹⁰ 。”
--	---

(166) 有时，人们拒绝了解关于大麻的真相，仅仅是因为他们固守旧有习惯。即使他们知道大麻是一种药物，仍然回避谈论这一话题，并支持对使用者的压迫，仿佛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167) 此外，有些人声称“毒品战争”的存在只是为了维持利润，因为大麻可以免费种植，并与其他高利润药物形成竞争。但这种说法同样缺乏逻辑。大多数人很可能更愿意购买而不是自行种植，因为专业种植者和销售者能够提供更多样化和更安全的产品，而家庭种植难以达到这种水平。

(168) 随着合法化，使用者甚至可能开始购买更多由该植物制成的产品，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同时，他们也可能更加关注质量，要求产品为有机种植——因为它是一种医疗物质——并根据需要选择不同THC含量的品种。

(169) 即使读者认为大麻应当保持非法，也必须承认：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大麻而被逮捕，那么这种逮捕是不公正的。毒品使用并不是警察事务——它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应通过医疗手段加以处理。例如，经颅刺激就是一种有效的成瘾治疗方法⁵⁹¹。

(170) 这种惩罚大麻使用的制度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因为这些不公正的逮捕不仅影响个人，也会伤害其家庭，往往剥夺其经济来源。这会导致愤怒和社会失衡的恶性循环。

(171) 我们的生命能量只是暂时借来的，而健康应始终受到保护——而不是被浪费在琐碎之事上。然而，在当前社会结构中，疾病反而被某种程度上“助长”——例如通过对大麻的刑事化。同时，酒精却几乎不受限制，通常只在驾驶相关问题上受到监管。这最终加重了医疗系统的负担，而事实上，我们本可以通过不使情况恶化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172) 需要认识到，目前与大麻相关的利润几乎完全被不良行为者垄断，而这些资金被用于有害用途，而本应投入社会发展。但要实现这一点，大麻必须合法化。

(173) 在巴西，毒品贩运和“毒品战争”是暴力和枪支扩散的主要来源——如果不将大麻与其他真正有害的非法毒品混为一谈，这种情况本可以大幅缓解。毒贩之所以武装自己，是因为他们以同样方式遭受攻击。事实上，当主流媒体展示查获武器的画面并提及价格时，实际上是在为其做宣传。而毒贩正是这些武器的主要客户。

⁵⁹⁰ 因旧法第12条而被监禁

⁵⁹¹ <http://g1.globo.com/jornal-nacional/noticia/2012/06/tecnica-combate-abstinencia-de-dependentes-de-cocaina.html>

(174) 我们在拉丁美洲国家所经历的状况，类似于一场“化学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些国家联盟通过毒害他国的一切来削弱甚至摧毁对方。烟草香烟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有机会，他们会以类似方式处理所有药物。

(175) 目前，我们正在为了遵从外部命令而伤害自己的人民。我们的政府行为就像愚蠢的富人，用家族全部财富换取微不足道的回报。而外国政府——尤其是美英联盟——可能只投入数十亿，却在长期中获取数万亿甚至更高的利润。

(176) 更糟的是，由于“毒品战争”背后的不诚实，其周围的一切也随之变得不诚实，最终影响整个体系。只需将巴西《刑罚执行法》第88条和1988年《联邦宪法》第5条，与巴西监狱的过度拥挤现状进行对比，即可看出这一点。：

第88条：被判刑人员应被安置在配有床铺、卫生间和洗手池的单人牢房中。（.....）最低面积：6.00平方米⁵⁹²。（巴西，1984年）第5条，XLVII项：不得施加以下刑罚：（.....）（e）残酷刑罚；（.....）XLIX项：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身和精神完整性。（巴西，1988年）⁵⁹³；

(177) 正是在这里，我们的监狱制度和刑事司法的不诚实开始显现。事实上，法官最终往往要对非法监禁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在未核查监狱条件的情况下就下达拘捕令。作为一个社会，当我们至今仍允许仅因使用大麻而将人监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重演释放巴拉巴、处死无辜者的行为⁵⁹⁴。每一个被关押的无辜者，都会占用本应用于真正罪犯的警力和监狱空间。

(178) 然而，真正应对监狱数量不足、无法合法容纳在押人员负责的，是巴西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因为建设和维护监狱设施是他们的职责。因此，法官应要求行政部门改善监狱条件，以避免自身承担责任。如果监狱问题仍未解决，则应冻结相关责任人的个人银行账户，用于资助监狱建设或电子脚环等替代措施——后者适用于较轻罪行。

(179) 司法机关本身也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总能将其裁决强制执行于其他政府部门。此外，由于法官数量不足以应对人口规模，许多案件无法得到及时处理。

(180) 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权力之一，与行政和立法部门一样，不应存在职位空缺。然而，由于法官岗位未被全部填补，许多未通过法官考试但具备高能力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司法工作，却获得远低于法官的报酬。

(181) 司法系统中的许多问题往往源自高层。有时，工作人员努力优化流程、消除瓶颈，使案件审理更高效。当这些改进取得成功后，其他部门也会借鉴这些经验。但随后，管理层往往改变执行方式，使流程再次变慢。

⁵⁹² 第7.210/84号法律——巴西《刑罚执行法》。可访问于：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17210.htm

⁵⁹³ 1988年巴西联邦宪法。可访问于：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constituicao/constituicao.htm

⁵⁹⁴ 巴拉巴（Barabbas）——是在耶稣被审判时，由犹太人选择释放的罪犯。

(182) 在我看来，限制司法系统运作的这一局面始于入职考试。由于分数要求极高，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而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候选人只需获得相对多数选票即可当选。因此，司法考试不应以最低分数作为限制，而应以岗位数量为依据进行录用。

(183) 为了减轻司法负担，结束毒品战争将是一个良好的起点。如果通过停止这场战争来缓解监狱过度拥挤问题，也将更容易评估警务效率，并减少不公正现象的发生。

(184) 此外，许多人因携带少量大麻而被逮捕，而根据“轻微性原则”，这种情况本不应发生——即便是在销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事实上，这一问题仍在讨论中，甚至已引发联邦最高法院（STF）与国会之间的分歧。STF提出了一项指导标准：持有不超过40克大麻或种植不超过6株雌性大麻植物，应被视为个人使用，而非贩毒。在该数量范围内，一般推定其不构成犯罪，而仅属于行政问题⁵⁹⁵。但由于这一推定属于“相对推定”，若存在充分证据，仍可能被认定为贩毒。

(185) 与此同时，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第45号宪法修正提案（PEC No. 45）⁵⁹⁶——其立场与上述观点相反，将持有任何数量的毒品均定为犯罪。

(186) 毒品战争构建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使人们将暴力视为对抗压迫性资本主义体系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毒品贩运甚至成为这种斗争的象征。结束毒品战争可能成为一种“解除武装”的方式。事实上，“没有武器”与“拥有武器但选择不使用”之间差别不大。这种解除武装将迅速发生，因为其本质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而非物理层面的。

(187) 让有罪之人逍遥法外，与惩罚无辜之人一样，都是问题。谋杀和未遂谋杀案件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裁决，这些人缺乏法律知识，容易受到律师或精神异常者证词的影响。此外，陪审员有时会转而评判受害者，从而宣告有罪者无罪，仿佛在说：“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188) “杀人应被禁止”的道德标准之丧失，很大程度上源于警方的杀戮行为——其中大多数与“毒品战争”有关。

(189) 从理论上讲，巴西法律只允许极少数情况下的杀人行为不受处罚。其中之一是正当防卫，即一个人仅为了避免自身被杀而实施杀人行为⁵⁹⁷。然而，这种反应必须与威胁相称，这一原则同样应适用于警方行动，只有这样，杀人行为才能在法律上被视为履行职责的正当行为。

⁵⁹⁵ 特别上诉案第635.659号及一般性影响主题第506号。

⁵⁹⁶ 判决全文。可访问于：

https://www.camara.leg.br/proposicoesWeb/prop_mostrarintegra?codteor=2437730&filename=Avulso+PEC+45%2F2023+%28Fase+1+-+CD%29&utm_source=chatgpt.com

⁵⁹⁷ 违法性阻却事由见巴西《刑法典》（第2,848号法令，1940年）第23条。

(190) 因此，当一个人从背后开枪射击他人，或先回家取武器再返回实施攻击时，这些行为都不能被视为正当防卫，因为此时危险已经解除。然而，这些标准往往被忽视，从而在没有正当审判的情况下，变相地作为一种“死刑”提供了理由。

(191) 这种不公正的情况在小城市的陪审团审判中尤为常见，尤其是在被告有经济实力，或与有权势者存在亲属、朋友或政治关系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为了确保陪审团审判的真正公正，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其他地区审理（即所谓的“变更审判地”）⁵⁹⁸。毕竟，应当入狱的是杀人者，而不是那些仅仅需要药物的人。

(192) 以社会认可的方式实施杀戮来对抗“邪恶”，反映出一种社会虚荣以及对暴力叙事的迷恋。例如，当狮子构成威胁时，人们会使用麻醉枪将其制服，而面对人类却直接杀害，这种逻辑是荒谬的。我们的技术之所以发展为用于杀戮，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本身具有杀戮倾向。

(193) 人们因毒品而相互杀戮甚至丧命，这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毒品本应是为了帮助人类生活。在大麻的情况下，其使用具有多样性——因为植物本身具有多样性。这场战争源于无知，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向公众提供关于大麻的清晰信息，反而通过妖魔化将其推向滥用。这使我们更容易成为危险合成毒品的受害者，因为我们未能区分良莠。

(194) 比毒品更糟的是“毒品战争”本身，它腐化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与大麻相关的警察腐败已成为一种普遍性问题，执法行为常以从使用者和贩卖者中获利为目的——甚至包括酷刑和勒索。当警方闻到大麻气味时，许多警员会拘留相关人员，对其施暴，没收其所有财物，并反复索要贿赂，以换取不将其送入监狱。

(195) 我的行动主义始于我开始为大麻辩护之前。我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帮助一名遭受伴侣虐待的少女——这一事件我之前已经提到。一天深夜，我看到她被人揪着头发从家中拖出，第二天我将她接到家中。然而，她仍不断受到威胁，而警方不仅未提供帮助，反而给出带有性别偏见的回应。因此，我向固定电话运营商申请获取我曾拨打的紧急电话记录，包括报警记录。

(196) 我错误地以为我的请求已经被处理。之后，我开始以更强硬的方式联系警方。我告诉他们必须出警，因为通话都有记录，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一旦

⁵⁹⁸ 审判地变更 (Change of venue) ——指将陪审团审判移至另一地点进行。 Planalto. Available at: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del2848compilado.htm.

发生不良后果，他们可能因疏忽或不作为而承担责任。这种方式一度奏效。但当我真正需要帮助时，我才发现这些通话并未被记录，我也无法获取任何证据。此外，警方内部只有一个部门负责这些记录，使其极不可靠。

(197) 尽管如此，我仍然成功促使警方对我的求助作出回应。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偶然地——我开始认识并对抗我所在地区的警察腐败问题。

(198) 在那次事件之后，我又目睹了另一件事，并最终以一种隐蔽的方式采取了行动。一些警察在我一位亲属（曾是承包商）家旁边逮捕了一名男子——一个当地的小规模大麻贩子。不过，说他是“贩子”其实有些牵强——他患有癫痫，贩卖大麻只是为了自己能够使用。他的处境可以说是绝望的。如果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就会明白这是出于真正的需要——一种甚至让人不再害怕入狱的需要。说实话，我认为问题甚至不需要如此严重——仅仅是失眠，就已经足以成为使用大麻的理由。

(199) 除了这种不公正的情况，这次逮捕本身也是完全非法的。警察在车里等候，在该男子下公交车时将其抓捕。他们把他带回家中——他与父母和兄弟同住，不过当时家中无人。他们将他铐在厨房的椅子上，然后开始搜查房屋。

(200) 在浴室中，他们发现了38克大麻。在其兄弟的房间里，他们找到了一些钱——这些钱从未归还——并声称这是毒品交易所得。然而，其兄弟表示这是他的假期工资。在父母房间的抽屉里，他们找到了一顶滑雪面罩，并将其作为犯罪证据——但实际上那是父亲的物品，他在田间工作时用它来保护脸部不被草割伤。

(201) 当这名癫痫患者被警方带走时，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他的父母、兄弟、其他亲属以及邻居，都因目睹这些暴力行为而受到震动，仿佛法律根本不存在。这不应该发生——这里本应是一个人们可以开着窗户睡觉，甚至把车钥匙留在点火处的地方。然而，许多警察却暗中对贫困人群实施暴力，仿佛没有任何约束。

(202) 我甚至尝试提交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但该男子的家人无法接触到他，因此无法取得他的签名以使申请生效⁵⁹⁹。只有律师才能帮助他，而提出人身保护令的费用为5000雷亚尔。最终，他在被暂时释放后，于2019年初因同样原因再次被逮捕，并在监狱中去世。

⁵⁹⁹ 巴西《刑法典》（第2,848号法令/1940年）第427条：“如出于公共秩序利益之需要，或对陪审团公正性或被告人个人安全存在疑虑时，经检察机关、辅助人、控告人或被告申请，或经主管法官提议，法院可裁定将案件移送至同一区域内不存在上述问题的其他地区审理，并优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地区。”来源：Planalto。可访问于第3.689/41号法令—《刑事诉讼法》第654条：“任何人均可为本人或他人提出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检察机关亦可提出。第1款：人身保护令申请应包括：a）正在遭受或面临暴力或胁迫之人的姓名，以及实施该行为之人的姓名；b）所遭受约束的性质说明，或在仅存在威胁的情况下，说明产生恐惧的理由；c）申请人签名，或在其不识字或无法签署时，由他人代签，并注明相应地址。”来源：Planalto。可访问于：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del3689.htm

(203) 渐渐地，我开始被当地的腐败警察注意到——更准确地说，是被针对。不过，由于我的性格强烈，许多人早已认识我。某次，我与我的丈夫（当时由他驾驶）以及我们4岁的儿子一起离开乡下的住所，幸运的是孩子在后座熟睡。突然，我们被多名手持机关枪的警察包围。我当时有些微醉，本打算去附近餐馆跳舞以清醒一下。当车停下后，我拿出我的公务员证，高高举起，并走过去与他们交谈。

(204) “晚上好！我也是一名公职人员！我甚至是你们中一些人的邻居，我相信在场的人都认识我。”——我以邻近城市一位法官之女的身份作了自我介绍。

(205) “而且你们看——我刚休完假回来，工作堆成一团，因为我不在的时候没人做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理应在这个周五晚上好好放松一下！我喝了点啤酒放松，正准备去跳舞消耗掉酒精——结果却碰到了你们！你们知道我犯了什么‘罪’吗？就是当一个母亲的‘罪’——因为感谢上帝，我的儿子正在睡觉！否则，你们会在他的心里留下如此深的创伤，让我余生都难以弥补。而且，你们还让我丈夫伤到了我——当我下车时，他用力抓住了我的手臂。你们正在对我的家庭实施真正的侵害！而且你们知道吗？我现在甚至都不想去跳舞了。我宁愿回家哭一场。你们满意了吗？”

(206) 直到2015年12月30日，我们目睹了更加严重的事情后，我才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的儿子。他问我：“他们怎么说？”我回答：“当然，他们很尴尬，一再向我道歉。”这并不是因为任何权力——尽管我当时必须保护自己——而是因为我说出了事实。

(207) 那一天，我和我十几岁的儿子目睹了一起犯罪事件，这也成为我使命开始的导火索。我们当时走在RJ116公路上，位于科门达多尔·维南西奥与拉热·杜·穆里亚埃之间（里约热内卢州）。一辆警车在一个从公路上难以看见的位置拦下了一辆红色汽车。一名警员下车，用枪指向车辆。在那个地区，红色汽车常被视为与毒品贩运有关的标志。车内有一名婴儿和一对夫妇。从我的位置看，那名警员似乎正用枪指着婴儿——这让我非常愤怒。

(208) 我脱下上衣，露出我的红色露肩短上衣（halter top）⁶⁰⁰，作为一种大胆的警示。我环顾四周，找到一个在公路上完全可见的位置，然后走过去。我双臂交叉，点头示意，带着一种挑战的姿态，仿佛在说：“现在呢？你们还想做什么？”仅仅是我的态度，就足以让那些不良警察感到不安。

(209) 与此同时，我的儿子意识到，真正发生的是一场贿赂交易。由于那名警员察觉到我在注视，情况变得不那么紧张，他被迫收起了枪。从那一刻起，我明白自己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并感到必须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迅速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以便在公众的注视下获得保护。

(210) 在那次事件之后，在本书第一版中，我作出了传播真相、影响全球思维的承诺。我提到《精英部队》⁶⁰¹这部电影，认为它在反映外国影响的同时，以一种带有偏见的方式呈现事实。

⁶⁰⁰ Top（服装）——一种类似于极短T恤的服装，上部类似无钢圈胸罩，但不形成乳沟，仅覆盖身体前部。

⁶⁰¹ 《精英部队》（*Tropa de Elite*），又译《精英部队：使命必达》，是2007年上映的一部巴西犯罪剧情片，由何塞·帕迪利亚执导，Zazzen Produções和The Weinstein Company联合制作，环球影业发行。影片聚焦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城市暴力问题，重点展

(211) 这部电影激发了公众和警方对毒贩的仇恨。我必须承认，许多毒贩确实存在问题——但正是政府在将大麻定为非法时，开启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场战争。在现实中，许多警察通过威胁实施类似电影中展示的暴力行为来压迫大麻使用者。这正是将暴力角色塑造成“英雄”的后果。

(212) 一周后，即2016年1月6日，我前往曾经工作的法院，用官方日期章在书稿首页盖章，并像处理法律案件一样在每一页签名。随后，我在家中将全部内容扫描，并发送至里约热内卢联邦法院的所有电子邮箱地址，警告他们我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这样一来，如果我遭遇不测，就必须展开调查。

(213) 通过公开我的陈述，我做了一件类似法律程序中的行为：将案件公之于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因为我无法依赖司法系统或警方。

(214) 我认为，法律中“公开程序”的仪式，很可能正是源于类似这样的做法。但如今，司法文件仅在法律刊物中发布，通常只有法律专业人士才会关注——这虽然提供了程序上的保护，却无法提供现实中的人身保护。

(215) 在我看来，即使只是以谜语的形式，我的信息也会被听见。然而，实际上，这种公开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烟雾弹”。文本已经揭示了所发生的事情，但方式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我的对手——但他们很快就会识破我的策略。

(216) 整个过程反映了我的愤怒、恐惧与紧迫感，以及当时我尚未获得“表达的精神许可”这一状态——这种许可还需要几年时间才会真正获得。从那时起，我逐渐能够感知到最接近的对手的态度变化，因为他们开始持续骚扰我，甚至一度接近对我的生命构成威胁——例如那次卡车恐吓事件。

(217) 每当我出门时，都必须摆脱跟踪我的摩托车骑手。他们紧随我的一举一动，即使我多次改变行驶方向也是如此——这让我确信自己确实被跟踪。

(218) 一年多后，那位年轻理发师的事件成为我再次采取行动的推动力，也让我意识到我仍然需要采取防护措施来保护自己。不久前，一位朋友告诉我，一群年轻人（包括他自己）曾进入田野吸食大麻，结果被警察包围，对方甚至想要杀害他们，仅仅因为他们的一些亲属有犯罪记录。他们侥幸逃脱。

(219) 其中一名男孩是我儿时朋友的孩子，这使我为他们提供了类似“政治庇护”的帮助，让他们几乎像寄宿生一样住在我家中。

现里约热内卢州军警以及特别警察行动营（BOPE）打击毒品犯罪的行动。影片根据安德烈·巴蒂斯塔、罗德里戈·皮门特尔和路易斯·爱德华多·苏亚雷斯合著的《精英部队》一书改编，并由瓦格纳·莫拉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旁白叙述。影片对吸毒现象提出批评，认为吸毒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毒品交易和城市暴力。同时，影片也展现了警方使用酷刑等手段，由此引发了关于警方是否被英雄化的广泛争议。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https://pt.wikipedia.org/wiki/Tropa_de_Elite_\(2007\)](https://pt.wikipedia.org/wiki/Tropa_de_Elite_(2007))。

(220) 与这些年轻人共同生活也成为了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我教他们我正在写的内容、公民意识、语法、音乐以及工作技能；而他们则帮助我改进书中的语言。在空闲时间，我们会一起去乡间、河流、瀑布以及其他自然环境中活动。我也很享受与他们相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会对我进行性骚扰。

(221) 我收留他们的决定引发了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威胁，而我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既没有来自他们家庭的支持，也没有来自我自己家庭、社会或警方的支持。这些男孩本身也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尽管如此，这一举动为我的住所带来了社会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提供了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持续表现出坚持和投入之后，周围的人逐渐平静下来。最终，当父母看到孩子们行为的改善后，甚至向我表示感谢。连我自己的儿子——由于我对他的教育，他曾对大麻使用者抱有强烈偏见——也逐渐开始理解我，而家人其他成员则是在更晚的时候才有这种转变。

(222) 2017年3月31日早晨，一位住在附近街道的年轻理发师惊慌地来到我家，请求帮助报警。他的理发店被人闯入，他在工作时遭到袭击。实施这一行为的人自称是警察，并表示不希望该理发店继续存在——这种行为典型地类似于民兵组织成员。

(223) 在采取行动之前，我试图与这位所谓的警员沟通，以澄清误会——但我没有携带身份证明，这在面对他的攻击性时显得相当轻率。当我试图开口时，他打断我，并要求我说出全名。当我刚开始说，他便大喊：“Sáskia？谁是Sáskia？我是警察，我不认识什么Sáskia！但我知道Sáskia在Comendador Venâncio做什么！”

(224) 当时我立刻想到：“我也知道！即使是间接地，我也在通过记录报警电话来对抗警察腐败。不过我看得出来，他真正想做的是诋毁我。”

(225) 面对他大声的诽谤企图，我意识到必须通过吸引注意来保护自己。于是我开始在街上来回走动，挥动双臂。同时，我大声喊叫，让周围的人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喊道：“这里没有人会闯入他人住宅，没有人会打人耳光，也没有人能决定这里不能开理发店，因为这里不会有民兵存在！”

(226) 我的目的是引起注意，从而阻止可能发生的攻击或更严重的事情。我喊道：“我要报警了。”他回答：“我就是警察！”我反驳说，如果他不在执勤状态，他的权力就不适用——就像法官在休假时不能审理案件一样。

(227) 在他说已经报警之后，我在他家门前等了一会儿，此时他将我推倒在地，并表示不希望我出现在他的人行道上。我站起来告诉他，人行道属于公共空间，我和他一样有权在那里停留。

(228) 我认为必须亲自报警并对他提出指控。回到家后，我拿上证件并像往常一样报警，同时提到了警方的不作为、失职以及通话记录问题。

(229) 当我返回现场时，目击者——当时正在理发的顾客——告诉我，袭击者曾试图威胁他说：“没有证人。”当我看到警车到达时，我大声喊道：“他说没有证人，但这里有证人！”

(230) 突然，我遭到了同一名袭击年轻理发师的男子的攻击——这一次，他还得到了刚刚到达的警察的支持。

(231) 在第一次推搡时，我的钱包掉在了地上。当我弯腰去捡时，他对我实施了锁臂，将我头发往后拉，并以不会留下痕迹的方式使用暴力。他把我压在警车上并给我戴上手铐。我没有反抗，而是不断向围观的人描述正在发生的一切。

(232) 警员嘲笑我试图表明身份的行为，而袭击者拿走了年轻理发师的手机——其中记录了对我实施暴力的画面——并迅速删除了视频。随后，他们对理发师和目击者施压，试图让他们说出我家中是否有任何可以用来指控我贩毒的物品。

(233) 街上聚集了许多远远围观的人。当又有两辆警车到达时，袭击者开始编造说法，声称那名年轻人曾在吸食大麻。我从车中跳出来大喊：“这是谎言！他在撒谎！”随后我再次被推回车内。之后，他们搜查了那名年轻人祖母的家，但一无所获。在理发店内，他们声称发现了可卡因——这显然不太可能，因为店面是玻璃结构，内部一切清晰可见，只是一个带透明玻璃门面的简易车库。

(234) 之后，我为这名年轻人提供了全面的庇护。当时，我接收到一些精神层面的信息，劝我保持冷静——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做到。于是，我迅速自费印刷了1000本本书第一版，花费不菲。2018年初，我将其中大部分分发给里约热内卢州的法官——当时该州正处于军事干预之下。

(235) 我让自己被各种策略所包围，因为我宁愿如此，也不愿生活在恐惧之中。毕竟，这之所以成为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是因为恐惧在这里比爱更强大。以下是一条据称出自教皇方济各的WhatsApp信息，正说明了这一点：

I教皇方济各访谈

当我们面对困难时应该做什么？

第一：永远不要绝望。

保持冷静。

然后，寻找克服的方法。

如果无法克服，就学会承受。

直到能够克服的时刻到来。

我们永远不应该害怕困难。

永远不要。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

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去理解，智慧去找到方法，以及继续前行的勇气。

但永远不要害怕。

(236) 随之而来的，是我试图证明自己确实报警的努力，以及他们试图栽赃我们的行为——双方都未成功。不得不通过大声呼喊来自我辩护，让我意识到正义已经变成了一套仪式，有时这些仪式更多是用来剥夺权利，而非赋予权利。司法机关垄断了社会真

相的认定，但由于形式主义，往往无法真正接触到事实。然而，既然现实如此，我们就只能在这种框架下行动——同时保持理性。

(237) 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我想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会如此。人们通常认为警察只会殴打违法者，但我是一名守法公民——我甚至参与社会工作——却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遭到警察的殴打。

(238) 在警察局内，我仍处于震惊之中，向律师提供了混乱的陈述。同时，我愤怒地看到真正的施害者——那个攻击我的人——尽管仍穿着便衣，却介入并主导了内部操作。

(239) 在警方报告中，我的陈述与年轻理发师的陈述被分别作为不同事件处理。不久之后，我提出申请要求将两案合并，并正式投诉相关警员，要求对其行为展开调查。然而，这些报告从未被合并，而当我被传唤作证时，我被一种隐晦的语言所误导，这实际上阻止了我对当天涉事警员提出指控。

(240) 由于我没有刑法方面的经验，我无法理解某些表达的含义。或许我本应划掉那些暗示我不打算起诉的内容，写明我希望起诉，并在旁签名确认。但所使用的语言并不直白。事实上，许多律师认为，刑法往往在法律文本与实际执行之间制造出一道鸿沟。

(241) 警方报告由警员撰写，并在整个法律程序中起决定性作用——除非发生新的事件，否则几乎没有机会返回警局进行更正。这导致了大量错误，因为警员往往以有利于自身或便于工作的方式撰写报告，很少准确反映事实。

(242) 因此，理想情况下，警方报告也应通过视频记录，而书面文件仅作为摘要使用。这样一来，如果事件描述被歪曲，就可以提出异议，从而减少警员及警局负责人之间的腐败行为。

(243) 在里约州的Rio das Ostras，以及另一种情况下，我的一位朋友曾向朋友出售大麻，因为他们常来他家吸食，而他不想独自承担费用。警方起了怀疑，闯入他的住所，对他施暴，没收了大麻，并威胁他离开，否则就会让当地毒贩杀死他。这表明警方与当地贩毒组织之间存在勾结。

(244) 一位我曾帮助过的无家可归者告诉我，在里约州的Macaé情况更加严重。他曾在那里遇到一名被肢解并被抛入海中的男子，这使他受到严重心理创伤。他说，在那座城市，无论是警方还是毒贩，暴力都极其严重。

(245) 在该城市入口处，有一座共济会纪念碑，上面刻有金字塔和荷鲁斯之眼的图案。在我看来，这让该地显得更加可疑。毕竟，这是帝国主义顶层秘密组织的象征——而正是这些势力对这种形式的恐怖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246) 既然这场战争的存在是为了增加外国在大麻上的利润，那么讨论其价格也很重要。我的研究基于2018年的数据。在邻国，贩毒者可以以每公斤约80雷亚尔的价格购入。同年，在巴西，在没有警方干预的情况下，从生产源头批发购买的大麻约为每克1雷

亚尔。零售价格约为每克5雷亚尔，或稍大数量为20至30雷亚尔。这些价格远低于美国合法大麻的价格（每克约26.07雷亚尔）。

(247) 随着大麻合法化，国内生产市场可能会迅速被激活，因为使用者通常拥有大量种子——而一个直接结果是，用于购买大麻的资金将开始留在本地经济中。

(248) 在监狱中，腐败仍然存在，大麻以极高价格被出售。据证词称，囚犯几乎得不到任何物资——甚至连一块布都没有。一位曾在我经常提及的监狱服刑的朋友表示，家属被迫只能从政府指定供应商处购买物品，而且在将这些物品送达亲人手中时面临诸多障碍。

(249) 在监狱中限制物品进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囚犯却被剥夺了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物品——这些本应由政府提供，例如床垫和毯子。在这所监狱中，家属在获得探视许可方面也面临长时间延误。

(250) 这种不人道待遇甚至延伸至探视者，他们在所谓防止毒品进入监狱的名义下，被迫接受有辱人格的检查程序。女性被要求脱光衣物并下蹲检查。如果有单人牢房和视频监控，这种做法本可以避免，因为这些检查仅仅是为了发现毒品和毒物。事实上，为了检测金属物品，访客完全可以穿着衣物通过金属探测器。因此，国家打击毒品的权利并不高于其尊重人格尊严和道德完整性的义务。

(251) 同年，在这所监狱中，大麻在囚犯之间以每克80雷亚尔的价格转售。毒品通过吞入包裹在塑料中的方式被带入监狱，随后通过呕吐或排泄取出。然而，囚犯们还听说，在一些由贩毒组织控制的监狱中，警方对毒品交易的容忍度更高。

(252) 此外，囚犯最基本的权利也被剥夺。许多人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3平方米空间——这同样构成对人身完整性的侵犯。因为人身完整性不仅仅意味着身体没有缺损，还包括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253) 这些牢房原本设计用于容纳30人，设有60个床位，但实际上却关押了120名囚犯。卫生设施极其有限。一个牢房仅有2个可用的厕所、2个淋浴、1个洗手池，以及4个水龙头，而且每天只在不固定时间开放5次，每次仅4至10分钟。甚至连用于储水的塑料瓶都价格昂贵，有时还会被看守没收。

(254) 囚犯通过家属探视获得金钱，每人最多可接收150雷亚尔。但即便如此，这些钱在定期突击检查中也可能被警方没收。在所有监狱中，尽管情况各异，却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在其中可以赚取大量金钱，因为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本身就变成了获利来源。

(255) 在该监狱中，当时“床垫”被称为“空间”，价格为350雷亚尔。“床位”被称为“区位”，其价格取决于在牢房中的位置，从300到600雷亚尔不等。一瓶塑料水售价10雷亚尔，一根缝衣针也要10雷亚尔，等等。囚犯每天只得到两顿正餐——

——主要是米饭配少量豆类、肉类和沙拉——以及两次简单早餐（半杯牛奶和半块面包），还有两到四杯290毫升的小杯瓜拉纳味人工汽水。最后这一项显然使某些公司受益，因为人工汽水远非基本食品。有时还会发放两颗小糖果，囚犯甚至为此发生争抢。一切都有价格，一切都被商品化：饮用水、用于洗澡的一桶水、亲属带来的水果——甚至包括被奴役的人等。

(256) 当然，也有更糟或稍好的监狱。在某些地方，食物是变质的。在里约热内卢一所臭名昭著的监狱入口处，挂着“欢迎来到地狱”的标志，其中一些牢房弥漫着脓液和腐肉的气味，重病囚犯——如中枪者——被关在那里。那里还有地下牢房，漏水严重，囚犯必须轮流在干燥处睡觉。监狱内部存在帮派战争，甚至使用枪支。因此，当囚犯外出晒太阳时，确实存在被枪杀的风险。而当有人获释时，必须有人开车接应，否则他们往往在刚踏出监狱时就被枪杀。

(257) 如果不是因为毒品战争，以及大麻销售缺乏公开竞争，这一切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某些不法行为者看到了垄断其销售的机会。而利润之巨大，使得警方与毒贩往往合作以分得利益。

(258) 在整个拉丁美洲，毒品战争的设计也旨在摧毁农业和整个国家。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认为像哥伦比亚或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本可以发展高质量产业，而不是精炼可卡因。

(259) 这些国家真正的“叛徒”，往往正是那些自称为其捍卫者的人。他们的虚伪道德主义通过使用草甘膦（Roundup）摧毁古柯作物，在大规模上毒害民众——这种环境毒素，加上含磷肥料，显著提高了癌症发病率。而在这一切背后，是美国——战争的推动者，因为武器正是由他们提供的。

(260) 所有这些压迫性机制使整个社会沦为体系的人质。问题还在于，近年来政府结构变得极其庞大。这本可以是一件好事，为社会提供对抗大型企业的保护。但由于缺乏道德完整性，它们并未发挥这一作用。如果人们能够真正理解这些机构应当为所有人公平运作——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个人获得的利益——那么它们或许才会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

(261) 请注意，本应服务公众的行政体系，从警察一直延伸到国家行政首脑，包括市长、州长、各部委、秘书机构、军队、联邦储蓄银行（Caixa Econômica Federal）、国家社会保障研究所（INSS）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在我看来，这整个体系都已深度腐败。更糟的是，限制司法机关的同一政治力量，对检察机关的限制甚至更为严重。

(262) 因此，无论是大麻生产者还是牛奶生产者，都因政府压迫而陷入贫困，而中间商——如毒贩、制药公司、乳制品企业以及帝国主义势力——则通过剥削他们不断积累财富。

(263) 值得深思的是，这整个体系竟然建立在一些看似无害的事物之上，而这些事物却通过传播敌对和缺乏伦理的意识形态，使社会分裂。像《Os Trapalhões》及其后继节目这样的电视节目，描绘了有毒的人际关系：朋友之间不诚实、彼此冒犯，并对相互施加的残酷行为加以嘲笑。总有一天，人们将不再对这种幽默发笑。正是由于这些影响，人们逐渐失去了辨别能力。他们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却坚信自己是善的。然而最终，恶占据上风，因为他们内心的善被这种冲突所消耗。

(264) 毒品成瘾是人类对物质世界依附的极端表现，但它的根源远早于毒品本身——源于我们对负面情绪、有害思想以及不良行为的依赖。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对抗各种形式的成瘾，包括与语言、饮食或行为相关的依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让社会摆脱成瘾的束缚。否则，成瘾的风险——以及自杀的风险——将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而非暂时现象。一句伤人的话或一个负面的表情，可能成为一个人物质破产和精神堕落的开端；同样，一句善意的话或一个温暖的表情，也可能成为其走向康复的契机。

(265) 我希望呼吁人们真正做到“完全的善”，并结束这场建立在伤害而非善意之上的战争。读者必须思考：即使你个人并不需要大麻，我们的社会却需要它。我同样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药物滥用。但如果大麻是一种如此重要的药物，我们就必须确保它不会落入帝国主义垄断的手中。⁶⁰²

(266) 你是否曾停下来思考：这场战争所造成的种种荒谬，本不应该发生？那位曾经酗酒的母亲——尽管她以饮酒树立了不良榜样——仍然在孩子四岁时保护了他免受创伤。而我却无法避免在我儿子十六岁时让他面对这一切。如果我的儿子变得像机器人一样，对如此严重的暴行麻木不仁，那将更加糟糕。



⁶⁰² 罗马法格言：Abusus non tollit usum（滥用并不否定使用）。



图像 XV

下方以及接下来的两个章节中，展示的是作者在涉及那位年轻理发师事件期间所收集的文件。若需放大查看或获得更清晰的版本，请访问电子版：

GOVERNO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SECRETARIA DE ESTADO DE SEGURANÇA - SESEG CHEFIA DA POLÍCIA CIVIL 143a. Delegacia de Polícia Avenida Cardoso Moreira, 667, Itaperuna - RJ, CEP: 28300-000, TEL.: (22) 3822-7700		TERMO DE DECLARAÇÃO	
Controle Int.: 009714-1143/2017		Procedimento: 143-00560/2017	
Data: 31/03/2017 às 17:59		Data: 31/03/2017 às 17:59	
Nome: [REDACTED] (Adolescente - Infrator)		[REDACTED]	
Nacionalidade: Brasileira	Naturalidade: S. ANTONIO DE PADUA	[REDACTED]	
Nascimento: 04/10/2000	Cor: Branca	[REDACTED]	
Sexo: Masculino	Profissão: Estudante	[REDACTED]	
Estado Civil: Solteiro(a)		[REDACTED]	
Documento: [REDACTED], emissão em [REDACTED]		[REDACTED]	
Filiação: [REDACTED]		[REDACTED]	
Endereço Residencial: Rua [REDACTED], CENTRO - ITAPERUNA, RJ - Brasil		[REDACTED]	
Tel/Celular: [REDACTED]		[REDACTED]	
Costumes: Contradita (SEM): Compromisso Legal: Inquirido, DISSE: QUE o declarante presta declarações na presença de sua representante legal, senhora [REDACTED], como de sua advogada [REDACTED]; QUE esta ciente de seus direitos constitucionais, inclusive o de ficar em silêncio; QUE o declarante reside com os avós situada a Rua [REDACTED], centro, Comendador Venâncio, distrito de Itaperuna e possui uma barbearia no local; QUE há um Policial Militar, chamado [REDACTED], residente ao lado da barbearia, que o ameaça dizendo que não quer barbearia no local, se ele abrir vai quebrar tudo; QUE o declarante não entende porque [REDACTED] possui essa implicância com o estabelecimento do declarante; QUE desde então, o declarante mantém a barbearia fechada porque tem receio do que possa acontecer; QUE na data de hoje, 31/01/2016 o declarante resolveu abrir o estabelecimento pois um cliente havia lhe procurado e pedido para cortar seu cabelo; QUE então, o declarante abriu a barbearia e fez seu trabalho quando por volta das 11h30min, [REDACTED] passou em frente a barbearia, encarou, voltou e disse para o declarante fechar a barbearia assim que acabasse o corte do cliente pois não queria o estabelecimento aberto; QUE o declarante disse que não iria fechar porque estava trabalhando, momento que [REDACTED] ficou nervoso, desferindo um tapa no rosto do declarante, logo após foi embora; QUE o declarante foi até a casa de SASKIA CARNEIRO RODRIGUES, uma amiga, pedir ajuda, então SASKIA		[REDACTED]	
Data da impressão: 31/03/2017		Data da impressão: 31/03/2017	
Página 01/02		Página 02/02	

TERMO DE DECLARAÇÃO

Controle Int.: 009714-1143/2017 Procedimento: 143-00560/2017

Data: 31/03/2017 às 17:59

acionou a Polícia Militar; QUE SASKIA foi até a casa de [REDACTED] enquanto o declarante voltava para a barbearia terminar o corte do cliente; QUE o declarante viu o policial [REDACTED] empurrando SASKIA para dentro da viatura da Polícia Militar; QUE o declarante filmou de seu celular a ação do Policial Militar [REDACTED], agredindo-a com um "mata leão", puxões de cabelo, a arrastou pelo chão; QUE segundo o declarante, [REDACTED] tomou o aparelho da mão do declarante e apagou o vídeo; QUE nesse meio tempo, Policiais Militares durante revista na barbearia, foi encontrado, atrás do espelho, dois papéis de cocaína; QUE o declarante INFORMA que o referido material não o pertence, não sabe também a quem pertence; QUE não sabe como o referido material foi parar no local; QUE o declarante não é usuário de drogas como não faz do estabelecimento um ponto de tráfico de drogas; QUE o declarante informa que não terminou o corte de cabelo em seu cliente. E não mais disse.

Nada mais havendo, mandou a Autoridade Policial encerrar o presente Termo que, lido e achado conforme, assina com o(a) Adolescente - Infrator.

Eu, [REDACTED], escrivão, matrícula [REDACTED], o lavrei e assino.

[REDACTED]

Delegado(a) Titular - [REDACTED] Oficial de Cartório - [REDACTED]

[REDACTED]

Adolescente - Infrator

[REDACTED]

Representante Legal - [REDACTED]



Governo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Secretaria de Estado de Segurança Pública
Sexto Comando de Policiamento de Área
Vigésimo Nono Batalhão de Polícia Militar

TERMO DECLARAÇÃO DO OFENDIDO.

As dez horas e cinco minutos do dia três do mês de julho do ano de dois mil e dezessete, no Destacamento de Policiamento Ostensivo de Laje do Muriaé - Quartel do Vigésimo Nono Batalhão de Polícia Militar, situado no endereço de [REDACTED] apresentando Averiguação de Portaria nº 0080/046-2017, inquiri a QUINQUA [REDACTED] TE [REDACTED], [REDACTED] SSP, CPF nº [REDACTED], brasileira, casada, filha de [REDACTED] nascida em [REDACTED], natural de Muriaé/MG e residente na Rua [REDACTED] - Comendador Venâncio - Distrito de Itaperuna/RJ, que ouviu sobre o fato que deu origem à presente Averiguação, aos costumes nada disse, DISSE QUE: No dia dos fatos, uma sexta feira, a declarante mandou [REDACTED] abrir a barbearia para ver se ganhava algum dinheiro para cobrir suas despesas com passagem e lanche quando fosse para Itaperuna fazer seu curso e por volta das 11:00h percebeu uma movimentação na rua e quando foi ver viu que se tratava do policial [REDACTED] gritando com [REDACTED] que a barbearia não iria abrir, pois era um ponto de drogas. A declarante também presenciou quando SASKIA chegou e foi agredida fisicamente pelo policial [REDACTED]. Que a declarante chamou a polícia para o local, onde

vieram duas viaturas e autorizou os policiais a revistarem sua casa para ver que não havia nenhuma droga na casa. Que a droga achada dentro da barbearia não pertence ao seu neto [REDACTED] e nem sabe de quem é, acredita que alguém colocou a droga no local para incriminar [REDACTED] o policial que achou a droga mostrou para o [REDACTED] e a declarante mandou que [REDACTED] não colocasse a mão na droga, pois era para incriminar ele. Perguntada, se [REDACTED] foi agredido, respondeu que, sim, com dois tapas no rosto pelo policial [REDACTED]. Perguntada, se teve algum objeto apreendido ou sumido após os policiais revistarem a residência, respondeu que, não. Perguntada, se [REDACTED] tem envolvimento com drogas, respondeu que, não sabe informar. Perguntada, se sabe informar se [REDACTED] tem envolvimento com drogas, respondeu que, não sabe informar. Perguntada, se move ou pretende mover algum processo contra o [REDACTED], respondeu que, no dia foi feito o registro de ocorrência onde os fatos foram relatados e tem plena confiança que [REDACTED] vai ser inocentado e o [REDACTED] responsabilizado pela agressão. Perguntada, se após a ocorrência, [REDACTED] foi ameaçado ou perseguido pelo [REDACTED] ou qualquer outro policial, respondeu que, não sabe informar. Perguntada, se o [REDACTED] no dia a dia, demonstra ser violento com as pessoas, respondeu que, [REDACTED] sempre passava olhando para dentro do beco da residência, mas depois que instalou câmeras, [REDACTED] parou de olhar para dentro da residência. Perguntada, se presenciou o policial encontrar a droga dentro da barbearia, respondeu que, sim, viu quando ele levou a mão atrás do espelho, mas não pode afirmar se ele já estava com a droga na mão. Perguntada, se viu algo na mão do policial antes do mesmo levar a mão atrás do espelho, respondeu que, não. Perguntada, se [REDACTED] foi submetido a ECD, respondeu que, não. Perguntado se tem algo mais a declarar que possa

auxiliar no esclarecimento dos fatos, respondeu que, não. E como nada mais disse e nem lhe foi perguntado, dei por encerrado o presente depoimento às onze horas, do que para constar lavrei o presente termo, que depois de lido e achado conforme, comigo, 2º SGT PM [REDACTED].
AVERIGUADOR.

TESTEMUNHA

[REDACTED] - Averiguador

DECLARAÇÃO DE ABRIGO

Eu, [REDACTED], SSP/DETRAN/RJ presto esta declaração nesta data em que sou menor, mas vindo a fazer a sua ratificação no dia 04/10/2018, quando ficarei maior de idade, esclareço para os devidos fins que tenho plena consciência de que Sáskia Carneiro Rodrigues, RG [REDACTED] e inscrita no CPF [REDACTED] está me dando ABRIGO, por mera CARIDADE da referida senhora, e, portanto, NÃO SENDO POR ISSO ATO GERADOR DE DIREITOS, em sua residência, situada à rua Pedro Silveira, nº 68, centro, Distrito de Comendador Venâncio, Itaperuna/RJ, a partir de um pouco antes do dia 01/01/2018 quando PEDI AUXÍLIO à referida senhora com a AUTORIZAÇÃO DE MEUS PAIS. Fiz isso PORQUE NECESSITAVA para que pudesse continuar meus estudos tendo em vista que no ano anterior por eu ter trabalhado no comércio do meu pai como camelô acabei sendo reprovado nos estudos naquele ano. Pedi abrigo à esta senhora também em razão de a dita senhora possuir uma residência com estrutura mais segura do que a casa de minha avó. que se localiza neste mesmo distrito. Pedi abrigo à esta senhora também porque a casa da minha avó fica costumemente aberta durante o dia, enquanto a casa desta senhora tem muros altos e é costumemente fechada à chave. Necessito de tal segurança em razão de já ter sofrido ameaças de pessoas que manifestaram quererem me fazer mal.

Declaro ainda que foi claramente determinado por esta senhora que eu não exerceria em sua residência nenhuma atividade em benefício ou para o lucro desta senhora, seja ela pecuniariamente remunerada, ou não; ou seja, que não haveria nenhuma subordinação entre eu e a dita senhora de modo que não há qualquer característica nem empregatícia, nem de escravidão, nem de relação íntima com a referida senhora, NÃO GERANDO NENHUM DIREITO PESSOAL À MINHA PESSOA o fato da minha estadia em sua residência. Declaro ainda que eu sou, inclusive, livre para exercer minhas atividades estando aqui desde que não atrapalhe a referida senhora em sua residência.

Declaro ainda que meus poucos compromissos com a dita senhora se referem apenas em cumprir minhas próprias obrigações em relação a minha pessoa e colaborar também, como qualquer membro da família, na manutenção da ordem dentro da residência. Tenho ainda a obrigação de respeitar o espaço interno individual de cada membro que aqui estiver bem como tenho a obrigação de não provocar qualquer tipo de desordem e falta de decoro (dentro dos padrões normais de exigência para os dias atuais). Isso quer dizer que apenas tenho que seguir as regras de boa educação que resumidamente me foram explicadas como sendo a regra da casa.

Declaro ainda que, por ser o abrigo a mim concedido medida de mera liberalidade da referida senhora (Sáskia Carneiro Rodrigues), ele poderá ser extinto, independentemente de quaisquer formalidades ou burocracias, não constituindo este abrigo um direito por mim adquirido, e, em razão disso, poderá ser cessado por quaisquer convicções da dita senhora, ainda que seja por razões de foro íntimo.

Estando sob a posse de minhas plenas faculdades mentais assino a presente declaração conjuntamente com as testemunhas abaixo, que se declaram conhecedoras do fato acima, gozando de pleno entendimento de seu conteúdo. Eu, [REDACTED] Sáskia Carneiro Rodrigues digitei em consenso com o declarante.

Comendador Venâncio, Itaperuna/RJ, dia 08/08/2018.

RATIFICAÇÃO

Comendador Venâncio, Itaperuna/RJ, dia 04/10/2018.

TESTEMUNHAS

DECLARAÇÃO DE TESTEMUNHA

Eu, [REDACTED], portador de cédula de identidade nº [REDACTED], SSP/DETRAN/RJ, [REDACTED], Comendador Venâncio, Itaperuna/RJ, telefone nº [REDACTED] onde receberei possíveis intimações, declaro para os devidos fins que fui testemunha em fato ocorrido no dia 31/03/17, antes da hora do almoço. Neste dia passei pela frente da barbearia do Marlon, um conhecido meu, vi ela aberta, entrei e pedi o [REDACTED] pra cortar o cabelo. Ai ele começou a cortar o meu cabelo e antes de terminar o corte o [REDACTED], um agente policial morador daquela rua, [REDACTED] a porta e ficou olhando para dentro da barbearia. Eu sabia que o [REDACTED] era polícia, mas ele estava sem farda naquele dia. Ai o [REDACTED] perguntou a ele se estava acontecendo alguma coisa. O [REDACTED] falou que com o [REDACTED] que não, e em seguida o [REDACTED] contou ao [REDACTED] se também tinha algum problema. Em seguida o [REDACTED] falou pra ele que só estava trabalhando, ai ele falou com o [REDACTED] que não queria saber porque não q[ue] a barbearia aberta porque ele er[ra] e também [REDACTED] que não era homem para discutir com moleque de 16 anos. O [REDACTED] respondeu que não ia fechar a barbearia porque estava estudando, fazendo curso e que estava trabalhando. Nisso ele entrou dentro da barbearia e deu um tapa na cara do [REDACTED]. E eu continuei sentado na cadeira. Em seguida o [REDACTED] pediu que [REDACTED] se na barbearia para não fechar e falou com [REDACTED] que iria chamar a advogada dele. O [REDACTED] também foi [REDACTED] a dele. Em seguida vi a Sáskia che[gar] com o [REDACTED]. Depois disso a Sáskia começou a conversar com o [REDACTED] e ele começou a debochar da Sáskia verbalmente e a Sáskia falou que ia chamar a polícia. Ai quando a Sáskia foi chamar a polícia ele me chamou no canto e falou que "era sem testemun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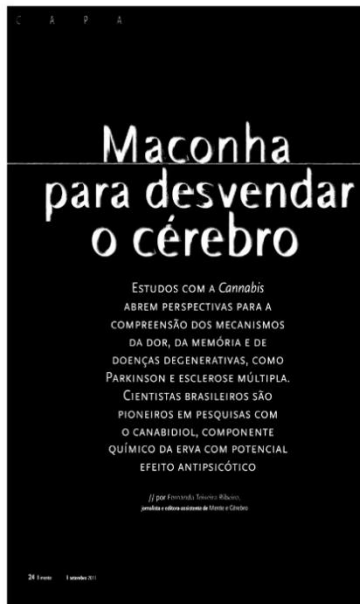
Após isso quando a Sáskia chegou eu falei que era "sem testemunhas" a forma como ele tinha me ameaçado. Após isso a Sáskia gritou no meio da rua que era com testemunhas e que ele tinha me ameaçado. Após isso a viatura chegou e ele veio encurralar a Sáskia com puxão de cabelo e chave de braço e algemou a Sáskia e colocou ela na viatura. Nesse momento os outros policiais foram revistar a casa atrás da barbearia e nisso o [REDACTED] ficou dentro da barbearia conosco. Ai ele mandou a gente ficar em pé na calçada do lado de fora, neste momento ele ficou dentro da barbearia sozinho e logo depois saiu e foi chamar os outros policiais que estavam na casa para irem lá revistar a barbearia. Em seguida entrou na barbearia para revistar e nisso eles acharam um conteúdo atrás do espelho que o [REDACTED] não sabia nem o que era nem de quem era. Pegaram também uma faca que tinha dentro da barbearia a qual depois tentaram colocar dentro do porta-luvas da viatura, mas como não coube colocaram dentro do porta-malas. Em seguida levou todos para a delegacia e me levou separado no carro dele. Quando fomos no carro dele o [REDACTED] reforçou que era sem testemunhas.

Estando sob a posse de minhas plenas faculdades mentais assino a presente declaração.

E eu, [REDACTED] Sáskia Carneiro Rodrigues digitei às ordens do declarante.

Co [REDACTED] a/RJ, dia 29/05/2017.

以下图片摘自2011年9月的《Mente e Cérebro》杂志，其中的图像来自巴西广告档案。在巴西，大麻雪茄一直销售到20世纪30年代末，并被推荐用于多种健康问题，例如哮喘、偏头痛和失眠。



PROPAGANDA DE 1905:
cigarro da planta era
vendido em farmácias